晨曦

（一）

“Plus ultra！！！”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从窗帘缝隙间探进头去，房间里就响起了在这个时间来说，过于元气的大叫声。床上原本蜷成一个球的被子抖抖，一条胳膊从里面蹭了出来，在床头摸上三两下，就一把抓住了喊个不停的闹钟，照着顶上两只金黄色的“耳朵”按了按，那小东西方在“加油啊少年”的声响中不甘地熄了火。

“唔……欧鲁麦特早上好……”

绿谷少年的一天就这样不温不火地拉开了帷幕，实在可喜可贺。

待绿谷出久洗漱完毕时，被掀翻在被子上的欧鲁麦特限量版闹钟分明刚指向六点，他把擦脸的毛巾挂在脖子上，睡意犹存地打了个哈欠。就算是还住在家里的时候，这个时间他也只是刚刚睁开眼，挣扎着还想再眯个回笼觉。住进雄英的宿舍之后，从上学路上节省下来的漫长时间，更是一半用作晨练，另一半被毫不犹豫地填充在了睡梦里——没办法，他对早晨的睡意一向没什么抵抗力。今天能这么迅速地战胜被子的诱惑，当然也是事出有因。

已经升入高三的绿谷出久，今天迎来了雄英为英雄科学生例行准备的一道大菜——实地研修。

顾名思义，实地研修中英雄的受精卵们将被分配到各地的英雄事务所。事实上之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说高中第一年的职场体验。绿谷出久还记得，自己当时被欧鲁麦特的老师格兰特里诺狠狠调教了一番，后来还与英雄杀手斯坦因进行了苦战。当然，职场体验本身并没有期待着他们的战斗，而是希望他们能以学生之身，对现役英雄的工作多些了解。

然而实地研修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经过两年的教育与考取英雄执照的考验之后，雄英实际上已经认定了学生们作为准英雄的资质。因此，在这一年中，学生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积累经验，历时近一个学期的实地研修就是其中一环。并且这一次，他们会被确实地视为可用战力，平等地站在职业英雄的身边。

所有以职业英雄为目标的人都不会对这种机会无动于衷，绿谷出久当然也是如此。更何况今天是研修第一天，他无论如何也不想以迟到来给前辈们一个“深刻”的印象。

不知是不是刻意为之，这次学生们被分配的研修地点中并没有超一流英雄所在的事务所，而基本上都是稳健派的所在。有人猜测这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加脚踏实地，也有人分析这是为了让他们远离危险，毕竟他们的学院生活中的麻烦已经足够多了，着实犯不上用研修给波澜壮阔的履历再添一笔。

不过，对于绿谷出久来说，眼下还有更需要担心的事情，非要说的话，其危险性大概就和定时炸弹一个等级。想到这里，他打了个哆嗦，默默加快了收拾东西的速度。就算是研修，有些必备品也最好带上：创口贴、水壶、绷带……当然还有他的笔记本。在一股脑地把所有东西都塞进书包时，窗外天光已经大亮，顺着窗户在地板上铺了一层碎金，清晨的空气还带着点凛冽的气息，但阳光也平等地将温暖洒在了绿谷出久身上。这是个好天气，是个适合开始些什么的日子，也许迷茫也许懵懂，可在这样的日子里，向前进发是不会有错的。

站在房间门口，绿谷出久再次回过头看看几乎占领了整个房间的“欧鲁麦特”们，突然抑制不住想笑的心情。而他也就笑了出来，墨绿色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向着他最崇拜的英雄，向着满室阳光，向着希望咧开了嘴。

“我出发——”

“哐当！！！”

一句“我出发了”还没说完，面前的门板以骇然的气势发出了不祥的声响，如果仔细听听还能分辨出“嘎吱嘎吱”的动静。

啊，听上去就像有人用力踹了一脚之后，还把脚抵在门上不断施力一样。大惊之下，绿谷出久心里居然还能保持这种事不关己的想法，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真的有所成长了，另一方面大概是定时炸弹会响也没什么可意外的。

“喂废久！磨磨蹭蹭地干什么呢！还不快给我出来！！”

定时炸弹——真正意义上的爆炸物就在门外。

如果说一年前的绿谷出久还会畏畏缩缩，那么现在的他已经开始习惯了，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该令人欣慰还是遗憾。

一分钟之前的意气风发完全泄了劲，他深深叹了口气，将手放上了门把。对方是不是真的还有透视个性啊，不然时间怎么可能掐得这么准——有时候他会认真这么想也无可厚非吧。不过要是他还不想自己的房门像字面上的意义一样被拆了的话，乖乖开门才是上策。

“是是，小胜我开门了哦……”

打开门后，出现在面前的正是他凶神恶煞的幼驯染，两眼吊起的角度是四十五度，嗯，还不算太危险。绿谷出久一面在心里冷静地估量着，一面礼仪周正地打了招呼，“早上好，今天小胜也好早啊。”

“谁会像你那么爱赖床啊。”爆豪胜己嗤了声，不满的眼光从绿谷出久的头发滑到雀斑又扎在了他的大书包上，眼睛又向上挑了挑，“话说那书包怎么回事啊，恶心死了，你是去野餐的小鬼吗？”

事到如今绿谷出久也明白这并不是没事找茬，而是爆豪胜己根本就这么想。“稍微有点兴奋所以不小心就……”他不自觉地抓抓头发，冲对方傻笑了下，“小胜不这么觉得吗？这可是我们第一次研修哦？啊啊，不知道前辈们会不会比较好相处，还有我们要做什么工作也很让人好奇啊！是说这次要去京都——对了！小胜职场体验就是在东京都的潮爆牛王事务所对不对？真好啊这还是我第一次去京都呢——”

“啊啊啊吵死了！！！”爆豪胜己奋力从魔音贯耳里挣脱出来，右手带着风声扣在了绿谷出久的颜面上，五根手指绷着青筋几乎要陷进肉里，恶狠狠地挤压着那块头盖骨，这样也许能把他那该死的毛病从贫瘠的大脑中挤出去？可能性不大，但他还是抱着些许希望。

他嘴上绝对不会承认，不过心里也认为废久不再是以前那个废久了，稍微锻炼一下自己的自制力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得不说，就算一直都知道绿谷出久的秉性，可这个宅男书呆子在惹他生气这方面简直是个天才，最近更是变得胆子大起来了，有时候只用看的就明白这家伙绝对在心里吐槽自己，以前对他的害怕简直都像是在演戏！怒火一催，他完全无视了可称惨烈的痛呼，扭着嘴角逼过去，这份笑容让绿谷出久的脸色甚至都青了几分。“为什么，我跟你这个混蛋的研修，要分在一起啊！？”

“——痛痛痛！！这不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嘛！明明是相泽老师决定的，就算是我也不愿意啊！”

“啊！？你有种再给我说一遍，区区废久这是在嫌弃我？你这个绿毛头想爆掉吗！”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对不起！我超想跟小胜分在一起的所以快放手头真的要裂开了要裂开了啊啊啊啊——”

嘁。到底还记着这里是宿舍的走廊，爆豪胜己终于松了手，看了看捂着脑袋看过来，眼圈里转着泪花的绿谷出久，又意犹未尽地看了看自己的手，他狞笑起来，“给我记住了，再有下次的话……”

“噫！”

这话一点都没有威慑的意思，完完全全是发自内心的，事实上，他的笑容就足够有威慑力了，要说程度，大概是会让人在看到后立刻升起“啊咧，这家伙真的是英雄志愿吗”的想法。而且再重复一遍，爆豪胜己在这方面绝对是说到做到的男人，这一点绿谷出久早就从多年的相处中亲身体会到了，也根本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当即在嘴边做了个拉上拉链的动作。

为了在接下来的数个月中顺利存活，他最好还是别轻易违抗对方。

没错，爆豪胜己和绿谷出久这对接近于犬猿之仲形态的幼驯染，好死不死地被分配到了同一研修地点。天知道相泽这般煞费苦心的安排实在是为了增加两人的沟通机会，当然其中也不乏欧鲁麦特的建言，可就算这位班导再怎么强调方案的合理性，也没法制止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所有人脸上仿佛目击了胖虎和HelloKitty跳贴面舞现场的表情。

哦，除了爆豪胜己，他听完后整张脸瞬间敌人化了。

但再怎么不情愿，他们也得服从安排，尽量保证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互相配合，不惹出什么乱子。

“再出事就除籍。”相泽如是说，不过考虑到那个“再”字的使用，恐怕他也没对这两个人有多大信心。姑且不说本身就是匹难驯烈马的爆豪胜己，看看绿谷出久吧，平日里多么温和的一个人，只要一和爆豪胜己凑在一起，立马就成了极端的顽固分子。两个人有时候吵架的等级甚至都不如小学生，在幼驯染世纪之战（1A学生曰）后，更是从一方的单方面找茬滋事变成了双方合意的互殴。绿谷出久经常被炸得一身焦黑，爆豪胜己也从那怪力下讨不着好，可看他们打架的频率根本就是乐此不疲。

到了后来，相泽只能跳着眼皮安慰自己这好歹也算是有了沟通，这俩小王八蛋他是管不了也懒得管了，干脆扔做一堆由他们闹去。

这就是少年的友情啊！当相泽再听到欧鲁麦特握着拳头感慨的时候，已经能面不改色地提醒他，要是被学生发现偷听墙角的话作为教师就尊严扫地了，可是照这情况看，估摸着再过上一阵子他就连提醒的力气都没了。

明明我初期也是个冷静帅气的英雄角色，怎么现在就成了这么个苦劳人呢？橡皮头有次喝醉后如此抱怨过。一旁听着的麦克闷了一口啤酒然后冲他竖了个大拇指：这年头最流行的不就是反差萌了吗这才是作者的爱啊——然后被合金绷带缠成了木乃伊又扔到门外作罢。

言归正传，爆豪胜己和绿谷出久还是踏上了研修的旅途，打打闹闹，吵吵嚷嚷，可少年们心里的信念总是一样的。

阳光正好。

（二）

唐泽坐在办公桌前运笔如飞。

如果被小孩子们看到这副样子，对英雄的憧憬不管有多少都要破灭了吧。每次他在做文案工作时都免不了在心里这么想，可抱怨归抱怨，任务报告还是得认真写完，毕竟就算是多年的老前辈都会认真地定期提交报告，作为一个新人英雄，他实在是没资格挑三拣四。

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可不满的。他供职的地方虽然没有像安德瓦和潮爆牛王那样的有名人，但作为门面的英雄“威斯特”也在英雄榜上有一席之地，更是能在京都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开起一间规模不小的事务所，在社会上也有不小的影响力。作为工作实在可谓是前途光明，再能做到勤勤恳恳的话，升职加薪都不是梦想。

想到这里身体中也涌出了一股力量，唐泽嘿嘿一笑，继续埋头苦干。眼瞅着其实也没剩下多少，正当他准备一鼓作气结束战斗时，肩膀突然被从身后拍了下。

“唐泽，你怎么还在这？”

唐泽一扭头，一脸茫然地看看端着水杯转到身旁的前辈，想了想连忙开口解释，“我还差一点，写完马上就送过去。”

“不是说这个，”前辈啪地将自己的那份安排表按在他桌子上，指出上面特地用红笔醒目地标出来的地方。“是雄英的学生啦，昨天开会的时候不是说过吗？你暂时帮忙带一带那两个过来研修的孩子，预定就从今天开始，看时间他们可能也快到了吧。”

“诶诶诶！？”

唐泽彻底傻了眼，“我完全没听过这种事——话说昨天开会的时候我是在外面出勤没有赶回来，也根本没有人通知我啊？”

啊，好像是我。前辈抓抓头发，毫无歉意地申明了自己的错误，看起来他是把没有通知唐泽的事情彻底忘在了脑后。“嘛，也没什么关系吧，反正你现在也已经知道了。雄英的孩子也没那么难搞，你就适当地负责一下好了，下班后我请你吃点什么吧。”

“不是这么回事吧！！！！”

“那就不请了？”

“咕唔……我要吃寿喜烧！”最起码，最起码也要争取一点自己的人权。唐泽一头扎在桌子上，听到无良前辈笑着拍拍他的脑袋又应了下来，这才稍稍感觉到有些安慰。然而，他立刻又想起了前辈话里的关键词，生无可恋地抬头发问，“话说回来，雄英学生的研修都要做什么才好？我也只不过是个新人而已，真希望不要把这么重的责任压在我的肩膀上啊……”

“只要在做你自己的工作时带上他们就好了，你应该也习惯了吧。鹰司不就是你带的吗？”

“我是保姆吗……”无力地吐槽了一声后，唐泽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看样子今天他是没时间再继续写报告了。可恶，这就是新人的好处吗！

别苦着脸嘛。前辈摸摸下巴，笑容简直可以称之为恶劣。“这也不过是暂时的安排而已，实在觉得头疼的话，不是还有鹰司吗？那家伙今天下午就回来了，你这个前辈去拜托他，他也不会一口回绝吧。”

鹰司啊……唐泽想起了后辈的样子，还真的考虑了这个建议。那个人虽然看上去不太好相处，不过在熟悉之后，总体来说也算是个好人——不过这也是句多余的评价吧，毕竟他们都已经是职业英雄了。而且鹰司年纪也不大，跟高中生应该也会有共同话题吧……大概。总而言之，要是有他一起行动，自己身上的担子也能更轻点，至于拖别人下水的罪恶感，看看前辈的样子也能明白，他最好还是早点习惯比较好。

拿上自己的随身物品，唐泽站起身来，“那么我就先告辞了。”

“哦。”前辈冲他摆摆手，抛出了最后的炸弹性发言，“顺便说一下，那两个孩子里一个是体育季的冠军，另一个是和那个安德瓦的儿子一起把会场搞得破破烂烂的，你加油吧。”

“诶。”

“没想到英雄事务所里也有宿舍啊……”

绿谷出久犹豫了好久，才小心翼翼地赔着笑脸，向闷坐在沙发上的爆豪胜己搭话。可被搭话的人别说回应了，就连眼神都没分给他一个，只一心一意地瞪着墙边立着的双层床，氛围之凶狠，简直像要立马跳起来把整个房间连人带床都炸个稀巴烂。

天知道这其实是好意，绿谷出久苦笑起来,以雄英到京都的距离来看，要他们研修期间每天回宿舍是不现实的，因此事务所才特别为他们准备了宿舍吧，这份美意实在是应该去好好道谢。可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谁能想到事务所偏偏就只剩下一间闲置的宿舍了呢？对他来说，房间的设施再齐全再舒适，也抵不过要和爆豪胜己两个人住在一起带来的冲击感，而对另一边来说就更不用提了。

没错啦他们确实是幼驯染，小的时候睡在一起的次数也算不上少，可事到如今再让两个人同住，不管怎么说都实在太尴尬了。

或者说是危险。

爆豪胜己那张脸怎么看怎么像要跟他来个你死我活。

不过他也没有逃避现实的办法，只能再次开口，“那个……爆豪同学……？”

“啊？”

只用一个音节就成功地表示出了“什么啊那个恶心的称呼”“再来一次就杀了你”的意思，爆豪胜己眯起眼来。

“……小胜，我理解你的心情，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就稍微忍耐一下，我也会努力不让你看着心烦的，好不好？”

“……嘁。”

绿谷出久硬着头皮坐在了沙发上，在爆豪胜己看过来时还刻意向远处挪了挪，生怕再给这大爷心里添堵。像这样只有两个人共处一室，对他来说难度实在是太高了。说到底，就算他跟爆豪胜己之间的隔阂已经被打破了，可无法互相理解的时间造成的距离感，只有靠时间才能弥补。

这样想的话感觉也能明白相泽老师的苦心了，因为我只是处理和小胜之间的关系就已经竭尽全力，所以没有注意到，在周围人的眼中我们还是一直在闹别扭吧。不，事实上可能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在某个时点之前，从来就没有尝试去理解彼此，只是靠着长年相处的经验，去傲慢地揣测对方的想法，所以才总是会搞砸。

他一安静下来，室内就只剩下了两个人的呼吸声。吊起的红色瞳孔中尽是烦躁，垂下的绿色眼睛中茫然一片。挂钟的秒针转过了一圈又一圈却不发出声音，像是也怕把少年之间的线团越缠越乱。

最终还是爆豪胜己出了声，“……算了，一间就一间。”他瞪着疑惑地看过来的绿谷出久，一字一字咬了出去，“但是，再让我火大就真的炸死你。”

你又不是没有炸过……如果是平时的绿谷出久估计已经呆然地吐槽了，可现在一股莫名的情绪从心底翻涌上来，让他一时有些难言的沮丧。搔了搔脸颊，绿谷出久勉强挤出了个笑容，用漫不经心地口气开口道，“我说小胜啊……就那么讨厌我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爆豪胜己的脸色一口气沉了下来，用反问回答了这不知所谓的问题。

“那个，你看，要跟我住在一起你很不满吧？所以我就在想，要是和小胜一起的不是我，而是切岛同学之类的会更……”

“碰！！！”

修长的手掌在绿谷出久的耳边笼起一团炸响，在火光熄灭后就直接把他按在了沙发靠背上，就算是质地柔软的沙发，这一下也将他砸了个生疼。可接下来，那只手就已经攥住了他的领口，狠狠向上一提，连他的呼吸都紧了几分。还没看清如何动作，爆豪胜己就逼近并形成了压制住他的体势，榴红色的眼瞳里静静地燃烧着火焰——好漂亮。绿谷出久就像置身事外般地产生了愚蠢的感慨。

“愚弄人也有个限度，谁要和那个狗屎头住一起啊！啊？”爆豪胜己恨不得直接炸在那张不像样子的脸上。什么啊那个表情，明明一直在挑衅，现在简直就像是在质问他为什么动手一样。不明白吗？还是只是装傻吗？不管是哪边都让他愤怒。“讨厌你？哈！那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你这个混蛋书呆子，只要在身边就转来转去啰啰嗦嗦的，让人心烦意乱得没办法啊！？就算想不去看都没有办法，我是不是还应该夸奖你啊！！”

“等等小胜你说什么我不明白，总之先冷静——”绿谷出久按住钳制着自己的手臂，拼命想挣脱这种任人宰割的境地。

“别给我开玩笑了！你又打算自己一个人逃了吗？——才不会轻易放过你！”

“什么逃跑……”

脱节了。

事实很清楚，他们在说的话题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可谁都没有试图让对方理解，只是一味坚持自己的主张。明白了语言无用之后，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嘴，只是沉默着瞪视着对方，谁都不肯退让。

“滴。”

分针归了整点，偷偷发出了轻微的报时声，两个人之间拉锯式的争斗却远没有终结。爆豪胜己被烦得狠了，索性整个人跨在了绿谷出久的腿上，死死地锁住了他的动作。但就算被逼到一动都不能动的时候，身下的混蛋还是用那种不甘的眼神看过来。

说实在的，他其实也不明白事情演变到这般的必要性，可他还是这么做了。因为他想，而爆豪胜己从来不掩饰自己内心所想。

讨厌吗？喜欢吗？都到现在说那种恶心的话还有什么意义，不管是讨厌还是喜欢，这家伙还是会在他面前碍眼。从内心某处来说，甚至觉得已经习惯了的他恐怕脑袋也不正常了吧，但是这家伙那副只有自己清廉纯洁的样子怎么都让他看着不爽。

所以——

他突然笑得露出满口白牙，低下头去，“废久，你也给我——”

“咔嚓。”

“打扰了。”

随着锁芯一声脆响，房门被毫不犹豫地打开了。推门进来的人看看在沙发上闹成一摊的两个人，声音有了瞬间微妙的停顿，随后又完全恢复了正常。“唐泽要我来给你们送钥匙。”

“啊……”第三者的插入让一直凝固的空气重新开始流动，绿谷出久趁着机会挣开了能让自己活动的空间，强行无视掉刚才爆豪胜己低头那一刹那带来的恐惧。“非常感谢！！”他一边跑过去接过钥匙，一边真心实意地道谢。刚才那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最后一定没办法收场了，他隐隐有了这种预感。

“……哼。”爆豪胜己鲜见的没有暴怒，而是用充斥着露骨的嫌恶的眼神瞪着来人，“你又是什么人。”

“小胜！对前辈不能这样说话吧？”

“没关系，是我打搅你们了。”来人并没有在意像质问一样的语气，只是低下头回以平静的目光。两个少年打量过去，觉得这人年纪比自己也大不了多少，但一双蓝黑色的眼睛却是古井无波，显得表情有些冷峻。

“我叫鹰司苍叶。”

（三）

“这边这边！”

隔了老远唐泽就眼尖地看到了带着两个少年走过来的鹰司苍叶，连忙起身招呼。被招呼的人没出声，只是脚步顿了顿就走了过来。正是午饭时间，餐厅里不说是人山人海，每张桌子也都坐得满满当当，幸亏唐泽提前来占座，才在角落里剩下了张四人桌。

走近一看，唐泽面前已经摆着饭菜了，倒是还没动筷，见三人走过来，他先把两张卡递了过去。“喏，这是这段时间的暂时用品，你们就用这个去打饭吧。”

爆豪胜己接在手里，眼角瞥了瞥一旁的书呆子兴致勃勃翻来覆去折腾那张卡的样子，心下不屑，却也注意到这张卡的做工不错。黑色的卡面上印着烫金的字，背面还能看到自己的名字和一串编号——大概是工作号吧。没想到他们这种学生也会被收入编制，还特意准备了这种东西，该说是对他们的重视吗？

不管怎么样，这间事务所虽然场面不大，但给他的印象勉强还算不错。

“鹰司，你应该也还没吃吧？”

打发走了两个少年，唐泽看看手里还提着包的鹰司苍叶有些愧疚，自己的后辈这段时间一直在出外勤，被自己拜托之后也没有拒绝，只是说自己要先回家一趟拿些东西。看这样子也能明白，他根本没什么休息的机会，虽然唐泽并没有催过他，可就事实上来看还是给他添了麻烦。嘛，下次再好好道谢吧。唐泽挠了挠头。

“我从家里带了饭。”鹰司苍叶坐在了唐泽的对面，从背包里取出了食盒。唐泽一愣，一时间脑子竟没转过弯来，只是看着后辈打开了黑色的食盒。

唔，还是热气腾腾的，看样子是做好的时间不长。菜色算不上精致，但也能看出是用了心的，蔬菜和肉类都齐全，分放在了周围一圈的小格子里。正中间的白米饭更是煮的晶莹剔透，渗着层油光，香甜的气息简直闻的人食指大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米饭中间被挖空了，却放着块……巧克力？

不不不重点不在这里，鹰司的家里原来是有能给他做饭的人的吗？明明比他还小，却已经步入了大人的阶段了吗！？

“那……那个……鹰司君？这是谁做的……？”

鹰司苍叶静静地看了唐泽一眼——真的很吓人——然后一边在背包里翻找食具一边回答道，“我自己。”

“这样啊！”唐泽一下子雀跃了起来，对他来说，后辈是个厨艺爱好者要比现充来得更让人接受一点。说得也是说得也是，就算是英雄也需要有点业余兴趣，这样一想，反而是他这种一下班只会抱着电脑的死宅比较无聊。“不过米饭里放巧克力还真是有点奇怪哦？”

这厢爆豪胜己和绿谷出久端着饭来到桌子前，正巧看到鹰司苍叶将筷子横放在食盒上，不知为什么，周身的氛围很是柔和。

“……嗯，是很奇怪。”

他的眼睛弯了弯，像是要笑起来一样。

“小胜，总觉得——鹰司前辈真的是个好人啊。”绿谷出久悄悄地嘀咕了一句，被爆豪胜己反手一下削在头顶上，“痛！”

“烦死了！”

四人都坐定之后，就自发地动筷了。席间倒也不拘束，尤其是有唐泽这么个努力想要活跃气氛的人在，总体来说还是轻松且愉快的。

聊着聊着，自然就说到了雄英的研修事项。既然之后在一起的时间还多得很，唐泽也就没摆出前辈的架子来，坦诚地说自己也只是听从安排。“这几天你们就先跟着我和鹰司在街上巡逻，后续安排可能要过一阵子——这样说我自己都觉得很抱歉啊，其实我也没有多老的资历。”

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指望爆豪胜己说点什么，绿谷出久看看对面吃个饭都像在生啖仇人肉似的人，打了个哆嗦后接下了话题，“抱歉什么的……我们也只是学生，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前辈完全不需要因为这个觉得抱歉的！”

嗯，绿谷是个好孩子啊。唐泽心下暗暗点头，然后把凳子悄悄往外挪了挪——和旁边坐着的爆豪胜己拉开了距离。这孩子就完全是他最苦手的类型，一张脸有时候他看了都觉得害怕。虽然说鹰司苍叶最开始也是差不多的感觉，但好歹只是沉默寡言而已，混熟之后也能正常交谈。这个就不一样了，他总有种一不谨慎就会挨揍的感觉。

不得不说，这种时候能有个可靠的后辈在身边实在太好了，不过还是赶紧把事情都交代好才是。

“还有个事情，在巡逻的时候要穿好战斗服。你们也都拿到临时执照了，虽然需要谨慎，但该使用个性的时候也不要犹豫。”唐泽说完，并没有去看两个人的反应，只是低头喝了口汤后又补了一句，“老板也给了许可。”

“老板——是说那位‘威斯特’吗！！！啊啊虽然不是战斗类型的个性不过也——”

“废久给我闭嘴！”

在绿谷出久滔滔不绝下去之前，爆豪胜己一脚踩了刹车，被制止的一方还不满地想说点什么，转头一看爆豪胜己的脸色，瞬间老实下来。

唐泽手一抖，差点把碗摔了，可还是没抬头。

爆豪胜己的脸总是很凶，但现在的样子可不在凶的范畴内了。他紧皱着眉头，鲜红色的眼睛死死盯着唐泽，目光认真得像要在他脸上挖出个洞来。在注意到唐泽是刻意不看他的时候，就“啪”地一声把筷子按在了桌面上。

“又是敌联合吗？”金发的少年如此问道。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啊，爆豪同学。”

似乎是明白了没办法逃避这个话题，但唐泽还是试图做出某种努力，他叹了口气，也放下了餐具。一旁的绿谷出久虽然不明白这轮问答的深意，却明白爆豪胜己认真的程度，担心地左右看着。一桌人倒只剩下鹰司苍叶还在不紧不慢地咀嚼着。

“不要给我装傻！就算这是研修，我们也有了临时执照，一般来说学生也不会有这种程度的许可吧？一介事务所怎么也不可能有这种权力，那么答案就只有一个了。”爆豪胜己的眼瞳熠熠生辉，丝毫不给唐泽逃避的机会。“那群混蛋，又在搞什么动作了吧！”

绿谷出久吞下了惊讶的声音。不愧是爆豪胜己，只是从几句话中就察觉到了不平常的味道，还立刻就对前辈进行逼问。

莽撞吗？也并非如此，不如说他是察觉到了唐泽了解事实，并且有解答这个问题的能力吧。虽然一直给人留下粗暴又傲慢的印象，可爆豪胜己的本质还是相当细腻的，而且，他总是能一击命中问题核心。当然也正因如此，才让他有时候的行为显得难以理解。

而唐泽到底也不是吃白饭的，就算再不着调，这时候也拿出了职业英雄的样子。面对着爆豪胜己的质问，他终于第一次正面回视了这个锋芒毕露的少年，“说起来我确实听说过，你们和他们并不陌生，甚至还有过数次正面接触。”

“……啊啊。”

“聪明和谨慎都是好事情，但太轻率地做判断可是会吃亏的。”唐泽停了停，又把目光抛给了鹰司苍叶，这时后者也终于从食物里抬起头来。两个人的沉默一直持续到用眼神达成了共识，唐泽这才点点头，继续把话说了下去。

“最近街上是不太平，不过很遗憾，这次来打招呼的并不是老朋友，而是些新把戏。”

唐泽扬起一边眉毛，语气里也带了些讽刺的味道，手指心不在焉地在桌子上来回敲击着，看得出来颇有些怒气。“有某种东西在暗处流传开了，有过将它称为‘神奇的产物’或是‘造物主的恩惠’的说法，但是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情报也不过是那种东西似乎能对个性起到一定程度的增益效用。托它的福，就连一些小混混都能给我们造成麻烦了，最近的工作量实在是多了不少。”

因此不管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派上用场的就要使用。从他笃定的语气中明确地传达出了这种信息。

“那个……如果询问犯人的话，也没法了解更多吗？”

绿谷出久率直地问出了心中的疑惑，换来了唐泽的一声叹息。这大概是所有人都会有的疑问吧，既然抓到了犯人，按理说总应该得到更加详细的信息。可事实上，所有使用过这种东西的人在被抓到时，精神状态都相当不安定，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对话；而一旦等到犯人回复理智，就又都会矢口否认那种东西的存在。

可以说直到现在，“那种东西”也只存在于发疯的犯人口中。在英雄和警察们之中甚至有种猜测：那东西是否真的存在？还是说只是犯人们在作案时极度亢奋的状态下产生了幻觉？毕竟也有调查表明，某些时候精神确实能使个性增幅。

真相还不得而知。

解释了现状之后，唐泽向后一仰靠在了椅背上，眼皮半垂着看向自己的手指。“要我说的话，还不如跟敌联盟打一仗来得痛快……这种连存在与否都无法确定的敌人，就算是职业英雄也没地方施展拳脚。”

爆豪胜己难得安静地听别人讲话。这也难怪，他们毕竟只是学生，就算学习内容再全面，像这样直接听取战斗在第一线的英雄经验的机会也是极少。尽管让人火大，但聪慧如他，当然不会不明白自己暂时还没有能够发表建设性意见的能力。

“情况就是这样……我不对你们做隐瞒也是老板的意思，相对的，希望你们能够提起足够高的警惕性。毕竟未知才是最可怕的敌人。”

唐泽以诚恳地劝告作为了谈话的结尾，原本一张活泼的脸显得有些阴郁——这显然不是一个该在用餐时间说起的话题。

如果是欧鲁麦特的话，一定能对此做些什么吧……一旁一直认真听着的绿谷出久突然有种无力感，在真正意识到自己是欧鲁麦特的继承人这一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后，这种无力感就经常陪伴着他。

其实仔细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欧鲁麦特也不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毕竟对手是像薛定谔的猫一样虚无缥缈的东西，正如唐泽所说，职业英雄所能解决的只是有实体的敌人，对此是无法触及根本的。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爆豪胜己低声道，更像是自言自语。唐泽听到他的声音却翘起了嘴角，露出了个讽刺性的笑容。“关于这点，我们唯一可知的也就是从一个发疯的犯人嘴里撬出来的称呼——虽然真实性也值得商榷就是了。”他打了个响指，一点火焰从他的指尖冒了出来，很快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是个没什么品味的名字。”很久没开过口了的鹰司苍叶接过话头，依次看了看爆豪胜己和绿谷出久，别说声音，一张俊脸都像是被冻上了一样。

“它被称为星火。”

（四）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一个星期，雄英的学生们对研修的最初的兴奋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忙碌的充实感和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无他，尽管地点不同，所有人都在切身体会职业英雄的工作，不管是上街巡逻还是事后报告，自己做起来的滋味都与想象中有一番差别。那些表面上的光鲜亮丽，暗里都沉淀着更为深沉的东西，白天时忙忙碌碌尚无暇顾及，等到夜深人静再拿出来咀嚼，便觉懵懵懂懂似有所悟。

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都拥有个性，在这种压倒性的比例下，更加恶质的犯罪性事件也爆发性地增加了。就像无论有再多的警察都无法根除犯罪一样，再多的英雄都无法彻底铲除敌人。但是有些事情就是如此，哪怕知道可能徒劳无功，却还是不得不去做的。而把这种事情作为理想的人，要么被称为愚蠢，要么，则是英雄。

然而轰焦冻最近却觉得，两者之间也没那么泾渭分明。

曾经的他不是个善于或者说不喜欢思考这种问题的人，他认为这只是白费力气罢了。学习知识，增进实力，他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根本没时间花费在无关紧要的哲学问题上。当然，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

高一那年一场战斗改变了他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他的人生。他终于停下了太快的脚步，回首望去，找回了自己的珍宝。从那之后，他开始思考很多他从未在意过的事情，尽管得出的结论不尽正确，可思考本身对他来说就有足够重要的意义了。如果他没有改变，等待他的未来，可能就只有成为他从心底憎恶的那一类人，可现在，一直盘踞在他身上的黑暗已经有了松动，因为有人将一丝微光送进了他的内心。

那个人做的事情被很多人视为愚蠢吧，可只有理解的人才明白，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为。正因如此，轰焦冻要成为英雄的理想也变得多了几分温度。

况且比起眼前的情况来说，那一点点愚蠢根本不值一提。

“可恶——这股怪力！！”

一旁被重重击中嘴角的前辈抽了口冷气，面对一个一身蛮力的敌人，前辈的心灵感应个性似乎也没什么用武之地。在感应到敌人攻击的一瞬间他猛地挡在了毫无防备的轰焦冻身后，之后就被毫无章法的拳头缠得颇为光火，连制造能让轰焦冻攻击的间隙都格外困难，正是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完全是遭受到了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折磨。

满脸通红，眼露血丝的敌人似乎是积聚了太多力量无处释放，还有余力发出神经质的笑声，“哈哈哈哈！！！再像以前一样——来啊！不是要教训我吗！？”显而易见的神志不清，嘴角甚至还流着透明的可疑液体。

按下本能的嫌恶情绪，轰焦冻心里明白这反而能成为突破点，只要佐以一点配合。

“前辈！”他出声喊道，如愿获得前辈的注意力后在心中反复默想着自己的计划。前辈当机立断分出心神读出了他的暗示，开始有目的地牵着敌人游走。

寥寥几步前辈就退到了马路边，一只脚向后一探似是踩了个空，整个人都向后倒去。敌人一拳挥空后又作势往前扑去，没想到却被一脚踏在小腿上，冲力再加上本就倾斜的重心让他一下子失了平衡，双手下意识地收回想要抓住什么似的，而他也的确抓住了。

是冰。

轰焦冻把握住了那一刹那的机会，巨型冰柱腾然而起，喀啦啦地拽住了敌人的手臂，又飞快地从地面上蔓延开来，连快要离地的小腿一同冻住。

“嘶……漂亮！”

结结实实地摔了个老头钻被窝的前辈呼痛之余还不忘捧场，看样子是没什么大碍。轰焦冻将视线转向敌人，眉头打了个结。

“啊啊啊啊啊啊！！！！！”

被牢牢捕获的敌人似乎没能理解自己所处的境地，还在进行着徒劳的挣扎，他奋力扭动着身体，没了焦点的眼球快速转动着，倒像是在梦中一般。两个英雄的目光都锁在了他的身上，脸色难看起来。

在剧烈的动作之间，敌人被冻得稍浅的右手还真的快要脱离禁锢了——以及他自己的皮肉。他似乎完全没有了痛感，只是疯狂的撕扯着自己的身体，右手臂上已经一片血肉模糊。就像之前家里摆过的粘鼠板一样。轰焦冻想，他曾看见过这种场面，被粘住的老鼠也会拼命试图逃离，灰色的皮毛一块块的从身上剥离，倒霉的情况还会把肚子撕开。但只要它们还活着，这种愚蠢的举动就不会停止。

前辈看向轰焦冻，表情甚至比战斗时还要严肃，“……轰。”

“我知道了。”马上理解了前辈的意图，轰焦冻发动个性将敌人的大半个身体都冻了起来，连淌下来的血水一并封在冰中。“时间不能太久。”

“这就可以了，支援马上就到。”

前辈的声音有了微妙的停顿，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要说什么。轰焦冻难得地被勾起了好奇心，敌人的狂态让他感受得更多的是诧异，而前辈则不一样——他的表现更像是碰到了经常来捣乱的恶童。

这样是不是可以认为……他知道一定的内幕呢？

然而还没等到前辈继续下去，无计可施的敌人再次发出了野兽般的嚎叫，只是这次似乎恢复了些许理性，话语中有了逻辑。

“该死的！！！只要——只要再给我一点星火的话！！！！！”

接连看看狂吠着的敌人和突然叹气的前辈，轰焦冻茫然地重复了他最在意的一个词语。

“……星火……？”

“Plus Ultra！！！！”

“哇啊啊啊！！！”

绿谷出久在半梦半醒间被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一大跳，原本撑住下颌的手臂一个不稳，整张脸就拍在了桌面上。红着眼睛抬起头，正好和对面刚沏好咖啡坐下来的爆豪胜己看了个对眼，“啊……小胜……”

“被自己的手机吓得这副鬼样子，没用也要适可而止吧。”呆然地看了他一眼，爆豪胜己的暴言今天也在正常运转着。

“……您说得没错。”绿谷出久涨红着脸开始翻找手机，心里却暗暗吐槽：小胜虽然一开始那么不愿意和他一起住宿舍，结果现在还不是很惬意的样子。

今天两个人跟着唐泽和鹰司苍叶上街巡逻，虽然没碰上真格的战斗也是一身劳累，所以他才会坐在餐桌前就差点睡着。但看看爆豪胜己，他不得不感叹对方的体力，不但刚才还在房间里做了肌肉训练，现在还有精力沏咖啡来喝……不得不说香味很好闻。

一边想着一边摸遍了衣服口袋，最后绿谷出久才在暗兜里找到了手机，连忙拿出来查看消息提示。

是封邮件。

他瞪大了眼，完全是一副意料之外但乐在其中的样子。看在爆豪胜己的眼里，就格外令人在意，随即恶声恶气地发问，“喂，怎么回事。”

“嗯……是轰同学哦，”绿谷出久一边看着一边随口回答道，“好像今天打倒了一个敌人啊！不愧是轰同学！”

你们是女的吗！？只不过一周没见发什么狗屁邮件啊！！爆豪胜己只听到这里，就露出了比敌人还要凶恶的面相，绿谷出久闪闪发亮的眼睛完全煽起了他的怒火。他原本就对轰焦冻抱有本能般的敌意，轰焦冻也不是能够忍让的类型，即使时间久了，两个人之间还是势同水火，从个性角度上来说也确实如此。更何况两个人还有更大的矛盾……爆豪胜己看着绿谷出久冷哼一声，完全没有试图克制的打算。

但沉浸在友人发来的邮件中的绿谷完全没能注意到。“嗯嗯，轰同学也有向小胜问好哦，礼仪周全的地方和小胜完全不同啊。”

“混蛋废久那张嘴是想被我炸烂吗？话说现在就杀了你！再去杀那个阴阳脸！！！”

爆豪胜己拍桌而起，但这次绿谷出久并没有畏缩——他反而是皱起了眉头，像是受到很大冲击的样子。

看来没什么好事啊，真是活该。爆豪胜己又哼了一声。

“还有最后，轰同学问我们……”

星火，有关这个词语的情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头绪。

实际上，今天抓到的敌人在押送到警察局后做了个性检查，而结果有点难以置信——是无个性。这很荒谬，毕竟我确实目击了他一拳在水泥地面上砸出了洞，一起战斗的前辈身上也有内伤。可不管医生再怎么检查，在他身上也找不出一点个性的迹象，脚的小指也有两个关节……很明显，是没有任何个性蕴藏的形态。

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结果的前辈和我冒险解开了敌人的枷锁，可现实完全违背了我们的期待，他没能使用个性，就好像生来如此一样。说实在的，现在的我简直在怀疑我的双眼和记忆。

然而敌人也没能回答我们的质问，他只是一味地喊着“星火”“只要再给我一点”。最后勉强用镇定剂让他睡着了，但使用量是常人的五倍。

“……那算什么啊，嗑药了吗？”

爆豪胜己冷着脸推断道，心里却有些震动。

“关于这一点，医生好像没能在敌人身体里查出类似物质，只是肾上腺素的值异常的高。”绿谷出久确认似的再次浏览了一遍后，将手机握在了手里，脸色有些苍白。“……是前辈们说过的东西吧。”

“我可没听说过那东西能让无个性也拥有个性。”

爆豪胜己的话音落下，两个人同时沉默起来。绿谷出久低下头，墨绿色的头发挡住了半张脸，让爆豪胜己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是一动不动地，好像失去了电源的机器人一样。良久绿谷出久才又开口，只是声音有些干涩，“所以，星火……到底是什么呢？”

“谁知道。字面上来说，不就是火花吗？那个死鱼眼混蛋说得没错，这个名字里真是一点品味都找不到。”

“是……这样吗。”绿谷出久挠了挠脸，勉强露出了个笑容来，“但是，总觉得有点浪漫不是吗？”

“哈？”

爆豪胜己瞪视着这个完全不认为自己说了傻话的混蛋，对这个话题发自内心的鄙夷，可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还是随便搭了句话，“什么鬼话啊！”

“命名者啊。会想出这种名字的人，应该是个浪漫主义者吧。因为星火听上去不是会让人联想到黑暗中的亮光吗，怎么说呢……大概，是种绝望中的希望的感觉吧。”

他的笑容难看至极，但爆豪胜己根本移不开视线。这时候金发的天才才意识到，这个话题对于自己对面坐着的混蛋到底有什么意义。

身为“前”无个性的绿谷出久。

（五）

“——没闹出乱子就是最好的消息了，嗯，还请多多关照。”

相泽消太放下话筒，长长地吁了口气。他的脸色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疲惫，可眉毛和眼睛之间的距离却舒展开了几公分——这在他身上简直可以称为心情不错了。

这是研修开始后的第一次定期联络，作为班主任，他和每家托付了学生的事务所都通了电话，在了解学生近况的同时，也适当地进行情报交换。虽说他也是职业英雄，可毕竟现在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雄英的教学任务上，消息自然不如负责第一线的英雄事务所灵通，像这样的交流姑且也算成年人之间的默契。

拖着脚步返回自己的位置时，他却惊讶地发现办公桌上摆着杯热饮。巧克力的香味从塑料杯盖的缝隙中逃窜出来，香甜浓郁，坐下身捧起杯子，只觉得热度顺着手掌一直传到了四肢百骸，说不出的舒畅。

“……欧鲁麦特，多谢。”

基于办公室现在只有两个人的事实，相泽消太实在没理由发现不了“犯人”，他立刻就向前辈道了谢。而被道谢的人似乎这才发现了自己的纰漏。“发现的好快！——啊，是这么回事啊。”

欧鲁麦特放弃了蹩脚的伪装，将手中的笔放在桌上，“不用客气，相泽君才是辛苦了。定期联络刚结束吧？”

“是的。看样子那些孩子们也稍微成长了一点，都在努力工作着。”相泽消太为这个消息还真有些欣慰，尤其是那两个幼稚鬼——想到这里他连忙啜了口热巧克力，才感觉到自己的胃舒缓了不少。虽然现在还老老实实的，但橡皮头完全没有忘记那两个人的破坏力：一个是不曾放松的天才，另一个则是勤勉的努力家，按照常理来推测放在一起本该是互补互助的结果才对，可他们偏偏就像是钠遇到了水。身为班主任的他已经忘了自己到底给他们擦过多少次的屁股了。

哦哦，这可是好事情。欧鲁麦特咳嗽了两声，瘦削的脸上舒展开了温和笑意，“能看到英雄的受精卵们正成功地孵化着真是比什么都好，再过三年——不，或许也不用那么久，他们就能变成新一代的支柱了吧。”

相泽消太看向这位有“和平的象征”之名的最强英雄。尽管他的身体因为伤痛变得虚弱不堪，已经无法再使用个性进行英雄活动，可这样露出笑容的时候，无论是谁都能感受到他所蕴含的异于常人的意志。他的强大早已不用依托肉体，就算力量消退，也绝对不会影响他对社会乃至对世界的意义。

“没错，他们不是无可救药的废物，还是值得期待的。不过我更在意的是，最近好像街上出现了麻烦的东西。”

“麻烦的东西？”

“是的，事务所来的消息都是大同小异。据他们所说，那东西好像能强化个性。”

欧鲁麦特似乎是因此吃了一惊，表情却怎么看都有些不协调感。“……居然出现了这种东西，啊啊，无论何时都该感叹科学技术的可怕之处啊。”只是说了这些，他就停了下来，目光有些游移。

相泽消太从这番话语听出了些许弦外之音。是什么让他如此难以启齿？隐约闻到了不祥味道的橡皮头如此想道，但他没有贸然臆测，而是认真地等待着欧鲁麦特继续下去。

沉默了好久，欧鲁麦特才又没头没尾地开了口，“说起来，相泽君是第四世代的英雄吧，我勉强算是在第三世代的后半。”

相泽消太点点头感到有几分莫名，可欧鲁麦特却发起了呆。他把双手交叠在一起放在膝头，头微微的低下，下颌更显出仿佛能把人戳伤一般的尖锐。

“不，应该只是我的错觉而已。嗯，太荒谬了。”

最后他还是没有说下去。然而，相泽消太干涩的眼睛却确实地目击了，嘴上断然否认自己的推测的最强英雄，脸上瞬间一闪而过的动摇和沉郁。

绿谷出久站在一扇铁门前。

之所以要强调铁门，实在是因为整间事务所除了这里，大体上用的都是木门。再看看铁门上挂着的门牌，有三个本该有铆钉的地方空空如也，只剩下一颗还坚挺地履行着职责，但那门牌虽挂着，却朝下摇摇晃晃地倾斜着，上面“研发部”三个字说不出的可怖。

至……至少我没找错地方……绿谷出久如此安慰着自己。

他深深叹了口气，内心对自己的冒失进行了适度的谴责，却并没有退缩的打算。

自从昨天收到轰焦冻的短信后，他一直都无法平静下来，和爆豪胜己的短暂谈话也以“困了”的理由擅自逃跑了。但他无论如何都没法不去在意这件事情，所以偶然间碰到同样也是独自一人的鹰司苍叶时，脑子一热就向对方问出口了。现在想想他也觉得自己真是疯了，明明和唐泽比起来，鹰司苍叶更显得不近人情，可大概是餐桌上无意间看到的一个表情，让他下意识中觉得对方可以信任。

“鹰司前辈，请问——星火能改变无个性吗？”

出乎他意料的是，当时听到如此唐突的问题之后，鹰司苍叶竟没有一点惊讶，甚至光看他的表情，就像绿谷出久是在问他早饭要吃什么一样。

然而他也没有立刻回答。绿谷出久看到他垂下薄薄的眼皮，遮住了大半的深色瞳孔，完全是在思考的样子。这也难怪，毕竟绿谷出久只是个来研修的学生，鹰司苍叶基本上也处于事务所的最末端，在谈论到这样的情报时总归是会有些犹豫的吧。但他的沉默也没持续多久，事实上不到半分钟也可能更短，鹰司苍叶就做出了答复。

“三楼走廊末端有扇铁门是研发部，晚饭时间后待在那的森谷前辈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他如此回答道，表情和语调都无甚起伏，只是稳稳地看向绿谷出久的眼睛，像是在确认他是否理解自己的意思一样。

绿谷出久不是蠢货，他充分理解了鹰司苍叶立场上的不方便，以及他能提供给自己信息的难能可贵，于是连声道谢，不再多占用对方的时间。

然后现在，他凭着一股蛮劲来到了这里。

其实他也不清楚自己想知道什么，想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可轰焦冻在邮件里所描写的敌人的狂态让他畏惧，又让他无法对这件事置身事外。午夜梦回，世界上可能存在的“如果”成了他深深的梦魇，让他在畏惧的同时，又感到悲伤。那种悲伤战胜了他的理性和犹豫，在他身后推着他前行。

这是不去理解不行的事情，因为可能也许他……能做到什么。

就从敲开面前这扇门开始吧。绿谷出久眼神坚定。

他又深呼吸了一次，屈起食中两指，关节以合适的力度向门板击去。然而就在他的手指接触到铁质的一瞬间——

门被打开了。

在半开的间隙里现身的是一位女性。她身上穿着白大褂，身量甚至要比绿谷出久高出几公分，略低下头看过来的时候，绿谷出久注意到她的瞳色很是特别：银灰色，甚至近乎透明。待回过神来的时候他慌忙向对方问候。

“贸然打扰非常抱歉，其实我是有事情想来问森谷前辈！” 奇怪的是，除了最开始的慌张外，他很少见的并没有对面前的人产生更多的窘迫情绪。

女性明显一愣，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见屋里传出来个模糊的男声来，“外面还真有人……影崎！要是又是来修装备的就把他弄走，是唐泽那家伙的话揍一顿也没关系！”

门外的两个人一时哑口无言。考虑到这句话的音量，恐怕是刻意提高到了让来客也能听到的程度，很明显屋里的人并不欢迎麻烦的客人。而且让绿谷出久想钻进地缝里的是，面前的女性被称为“影崎”而非“森谷”，他的脸立刻红成了一片。影崎倒是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没有再次下逐客令。

“你是绿谷君吧。”

影崎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了。

“是……诶！？为为为为什——？”绿谷出久理所当然地陷入了混乱之中，可影崎并没有回答，只是打开了门示意他跟着自己，而后向房间内的森谷大声回了话。

“森谷前辈的神经太过敏了，他只是来向您请教的。”

绿谷出久进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空间异常的宽阔，其间还充满了各种令他摸不清头脑的机械，让他一瞬间有种“自己刚才是不是走过了次元门”这样不像样的想法。与他的小心翼翼相反，影崎倒是轻车熟路地带着他穿过层层障碍，最后走到一扇小门前将食指按在识别器上，门“咔嚓”一声就开了锁。她拉开门，半侧过身看向绿谷出久，做出了“请进”的手势。完全没反应过来角色似乎颠倒了的绿谷出久呆呆地进了门。

办公桌前的转椅转过了半圈，同样身穿白大褂的森谷看向走进来的两个人，将耳麦摘了下来，看来他的声音能从这里一直传到门外的原因就是这个。当他看清楚绿谷出久的样子时，严肃的脸上充满了无奈。

“是雄英的学生啊……虽然和我打过招呼，但没想到还真的有勇气来了。”

看到绿谷出久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旁边的影崎替他解了围，“您的实验还要一会才能结束，这段时间您为他解答问题也不算什么难事吧，”她双手插在兜里淡然道，“更别说您还答应了别人。”

森谷瞪了她一眼，“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反悔了？”

而被瞪的人只是随意耸了耸肩。看样子尽管她不吝惜敬语的使用，却并不害怕森谷，森谷也拿她没什么办法。

“行了小子，我就是森谷，你有什么想问的就快说，我知道的就告诉你。”森谷摇摇头转向绿谷出久，后者被两人之间方才的你来我往镇住了，这时候乍一被催促才惊醒过来，也明白再耽误下去只会更不好办，连忙整理思绪。

问题是现成的，他马上就问出了口，“是的，森谷前辈。我想请问您的是——星火，真的能让无个性也拥有个性吗？”就连他自己都惊异于自己声音的颤抖与恳切，直到这时他才真正认识到，自己到底有多么无法置信。

“嗒。”

一声轻响惊得两人都看向声源，却是影崎再次拉开了门。

“森谷前辈，我只是来帮忙的，听这种事情恐怕不太妥当。”她冲着被吸引了注意力的两个人做了个抱歉的手势，闪身出了门，“我今天就告辞了，如果还有需要的话，随时期待您的联络。”那双银灰色的眼睛也看向绿谷出久，她的嘴角似是向上挑了挑，又只像是一个轻飘飘的错觉。

“那么，失礼了。”

不等有人回答，她就关上了门，一会就听见轻快的脚步声慢慢远去。

森谷似乎是习惯了她的行径，摇摇头没说什么，只是敛起神色来思考绿谷出久的问题，看样子并不觉得惊讶，也没有训斥他越俎代庖的打算。这样就足够绿谷出久明白鹰司苍叶的建议多么有价值了，他知道森谷一定能毫无保留地回答他的疑惑。

然而，在显得漫长的等待过程中绿谷出久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是不知道影崎为什么一见面就叫出了自己的名字。

不过不知为何他确信着，这不会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六）

小巷深狭，就算白日里阳光也鲜能照入，托它的福，红发青年在其中走得跌跌撞撞。他神色惶急，时不时就转过头看看身后，再把怀里抱着的背包紧上一紧。在他眼里，这段路程简直长得让人疯狂，走啊走，仿佛永远也到不了尽头。然而那毕竟也只是他的错觉而已，事实上大概走了五六分钟，他就来到了之前约定好的地点。

“喂！在——在哪！？我已经、已经把东西带来了啊！！别开玩笑了——”

红发凄然地大叫着，完全没有了刚才谨慎的模样，他像只疯狗一样原地转着圈，对所有方向施以恶毒的咒骂声，然而寂静的小巷没有给他任何回应。马上他就明白这是徒劳了，停下来急促地喘着粗气，瞳孔几乎失焦。

——被骗了？

“呀，看到您精神万分真是比什么都好。”

浑厚的男声毫无预兆地从他身后传来，红发肩头一跳，惊恐地转过身去——是他。是那个男人，他提着公文包，西装革履地站在这里格格不入，就像误入狮群的羔羊一般违和。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红发畏惧地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明明在笑着，却满含就算对人类来说也无法完全理解的欲望，对精神状态不太好的红发来说就像披着人皮的恶魔一样。

红发开始发抖，“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您想问的只是这个的话，那么我想我可能也没有继续待下去的理由了。”男人微微一笑，又在红发发出怒吼之前轻飘飘地开口，很显然，他在如同玩弄猎物般玩弄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只是个玩笑而已，您大可不必动怒。”

“少废话！！你要的东西我都带来了……快点……快点把那个给我！！！！”

真是让人遗憾的副作用，明明一开始还是个能愉快聊天的对象啊。男人一边叹息着，一边把红发手中的背包接了过来，却并没有打开看看的意思。他反而是打开了自己的公文包，慢慢地翻找着什么。“实在不需要如此焦躁，请稍等片刻。属于您的东西永远都会属于您，您应该也是这样认为的吧？”

这句形式上的劝解却似乎打开了红发的某个开关，他先是一怔，随后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所有人都错了，只有我！我才是清醒的！什么嘛，原来就是这样……我可以等，我当然可以安静地等！！”

安静地，直到我等到的那一刹那。红发乐不可支地笑弯了腰。

男人也随着他笑了起来。就是这样，就该这样才对，这才是我所期望的。他终于取出了“那个”，它极其普通，只是个盛放着透明液体的精致小玻璃瓶，如果扔在大街上可能都不会有人注意吧，但一出现就占据了红发的所有注意力。这样的表现也显然地取悦了男人，他缓慢地，甚至可称庄严地将它交了出去，而红发则是虔诚地双手捧过。这荒诞又滑稽的话剧就在深无人迹的小巷里上演了，甚至没有观众能付之以嘲笑。

“啊啊……终于……”红发发出叹息声，眼神炙热得几乎要将玻璃瓶融化。

“您知道该怎么做的，对吧。”

男人的低语声像是恶魔的蛊惑，而空想者如何能拒绝这份甜蜜的邀请呢？“当然……当然！”红发立刻掰断了玻璃瓶的尖端，脱离的上半部分无助地摔在地上，星星点点像是泪水。然而这并不在红发的注意范围之内，他只是用颤抖的手举起了玻璃瓶，毫无踌躇地向口中送去。

“所谓人类，是生来就不平等的。神眷者永远无法理解的痛苦，就让为神明所背弃的你，用自己的双手，传播在这世间吧。”男人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向着此刻已经无视了他的存在，又开始大笑的红发欠了欠身，“祝你健康，我亲爱的朋友。”

最后他点头致意，然后像一滴水汇入大海一样，将身形隐入了黑暗中。

爆豪胜己满脸不爽地瞪着走在身前的“前辈”，神色之焦躁简直像被点着了尾巴的猫。而很不巧的是，他的两个同伴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前面走着的鹰司苍叶自不必说，他正认真地履行着巡逻的职责，对任何有骚乱迹象的地方都施以注意力。他本就不喜言辞，今天唐泽有事外出只有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学生，更是比平日里加倍的沉默寡言。按理说这份认真没有指摘的余地，但爆豪胜己的怒点却另有地方。

妈的，还说什么要穿好英雄制服，他那算怎么回事啊！？

也难怪爆豪胜己有此疑问。事实上比起两位小英雄，鹰司苍叶的制服实在太过朴素，他一身的黑衣看上去甚至和常服并无两样，只是在腰侧不知绑着个什么长长的东西，上面还蒙着块黑布，看长度要不是倾斜着肯定会拖到地面。这家伙……爆豪胜己心里暗道，虽然看起来还算正常，不会在骨子里也是个中二病吧。

鹰司苍叶自然不知道他在暗暗吐槽，他又看向走在他旁边的绿谷出久，后者则是一边走一边嘟嘟囔囔着什么，似乎是在复述之后要记到笔记上的东西。这一眼看去让他不爽的程度翻了个番还要再乘个平方，爆豪胜己恨不得用爆炸堵上他的嘴。

糟透了，这个安排简直糟透了！

从今早起来他就莫名有一种不爽快的烦躁感，手上的汗液也一直源源不断，让他无数次想引发爆炸，只是堪堪忍住了。而现在走在街上，他越发感觉自己的感官简直迟钝得都要锈住了，就像有一层将他与世界隔离开的雾气，让他浑身的劲都用不出来。

——如果是平时的爆豪胜己一定能用他那野兽般的直觉发现其中的关节吧。

然而在走到这条街道的尽头时，还是鹰司苍叶首先停下了脚步。转过街角之前，他伸手制止了跟在自己身后的两人，眉间显出了险恶的沟壑。

“……你在干什么？”

爆豪胜己不满地看向年轻的职业英雄，嘴上口气很坏地质问着，心里却明白对方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

“你们听。”鹰司苍叶面色肃然，暗蓝色的眼睛像是冻结的湖面，颇为忌惮地看向他们本来该走去的街道。

少命令我。这么说着的爆豪胜己也并没有真的动怒，事实上他也隐约注意到了不对劲，只是却飘飘忽忽地摸不着头脑。现在被鹰司苍叶一说，便沉下心侧耳倾听起来。

现在是上午十点四十五分，各家商铺店面都开了张，他们刚刚走过的街道上行人虽然不算太多，但也是热闹的，笑声、谈话声、车辆运行声……各种声音不绝于耳。可站在两条街道的交界处，袭上三人心头的却只有不协调感。

“总觉得……好安静。”绿谷出久小声道。

爆豪胜己闻听此言下意识地与他对视一眼，也抓住了症结所在。没错，就像绿谷出久说的那样，太安静了。他顺着鹰司苍叶的视线看过去，街面上也有不少行人来来往往，爆豪胜己的好视力甚至能让他看到远处两个人正在高声谈笑。事实上，他也只是看到——因为他根本没能听到任何声音，在他看来那两个人只是嘴巴在不停地张张合合，倒像是出哑剧。

最为异常的是，身处异常中的人们，完全没有任何恐慌。

“可恶……只是在这里看着也什么都做不了吧？”

爆豪胜己催促着，这倒也并非沉不住气，如果是真的有人在搞鬼作乱，在目前这个敌暗我明的情况下，不管再怎么观察形势都难有用处。鹰司苍叶的目光依次在爆豪胜己和绿谷出久身上一扫而过：金发的上身略略前倾，双手张开向前，显然是戒备着战斗；绿发的有点慌张，但很快被同伴的冷静感染了，也摆出了起手的架势。

“是吗。”黑衣英雄一怔，脸上表情稍微松下了些许，但随即他就将手按在了腰间的用黑布裹着的物件上，目光锐利地指向街道，“那么，就去把老鼠揪出来吧。”

语毕，三人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他们马上就明白这条街上确实发生了什么，明明在越走越近，却越发得寂静，无论是从马路上疾驰而过的汽车，还是身边跑跑闹闹的小孩子，他们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唯一入耳的只有自己三人的脚步声。

“这会是什么样的个性呢。”

绿谷出久小声喃喃。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可能性了，这种非常情况只会是人为引发的，在无法确认发动者到底身在何方的时候，对个性进行推想从而缩小搜索范围也是最好案之一。并且值得庆幸的是，在场三人的头脑也像个性一样被勤勉地使用着，若是再单纯些的武斗派怕是就要完全无处下手了。“是和声音有关的话，真的后悔没多向耳郎同学请教啊。”

“哦哦，真是混蛋书呆子说出来的话，这种情况下才想到临时抱佛脚吗？”爆豪胜己对此嗤之以鼻，却也在心里盘算着状况，“不过，能听见你这混蛋的声音也就说明——”

“他在针对我们，从我们走进来的一瞬间……不，也或许更早。只能说，要么他在高处监视我们，要么，就在身边。”

鹰司苍叶低声接上了话，其余两人了然地点点头，不约而同地缩小了彼此间的距离。身边偶尔经过行人，有的还会被他们的英雄制服吸引目光，可无论是什么样的声音都传达不过来，这种感觉异常地令人不舒服。至少爆豪胜己从来没想过，只是声音的隔绝，就能创造出宛如身处两个世界般的错觉一样。

还有刚才在街角看到，现在正迎面走来的两个聊天的人，其中的红发青年似乎正谈到兴起，半侧着身子冲身边人手舞足蹈着，太阳穴处都能看到绷起的青筋。另一个看上去也在大声说着话，只是有些微妙地面向前方，一手还拿着手机。

等等，手机……两个世界？

该不会——

“好孩子的奖赏，在哪里呀？”

“退后！！！”在红发青年与鹰司苍叶即将擦肩而过的瞬间爆豪胜己张口大吼，但却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的声音并没有如愿响起，反而是脑子里一阵发懵。就在片刻失神之际，红发已经来到自己身边，这次，爆豪胜己清楚地听见了神经质的笑声，脸色一变。

“哈哈哈哈……在，身，后！”

劲风声起。

（七）

如果是平常，爆豪胜己在听到风声的瞬间就能够催动爆炸躲避或攻击敌人吧。

更或者说凭他的战斗直觉，没准也根本不会让这种可疑人物靠近自己。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今天的他先是因为置身于敌人的个性之下，身体迟钝到手脚都像被绊住一样，刚才又不免被那诡谲的声音分了心神。总而言之，当红发在他身后挥着根铁管劈头盖脸地砸过去时，他只是堪堪转过了身。

稍微有些清明的神经毫无保留地告诉他，这家伙瞄准的就是他分神的一刹那——不，根本就是将他刻意导向了这种状态吧。

躲不过了。

爆豪胜己的牙咬得嘎吱响，他通红着眼看向红发，眼神中是明明白白的狠意：这一下你打不死我，下次就轮到我要你的命。不管怎么说，在铁管扫起的劲风之前，他是毫无畏惧地等待着那一瞬间。

“锵！”

但他等来的并不是激烈的疼痛，而是金属撞击声。

一根黑色长棍似的东西从斜里刺出，在爆豪胜己眼前沿着落下的管身一路向上架去，力道相交之际罩在上面的黑布被撕开了一些，露出锋锐的光泽。待得快架到铁管的一半时，去势一滞反向外挑，锵啷一声就将铁管挑飞了。

“离那家伙远点！”

发出警告的正是鹰司苍叶。走在斜前方的他不知何时察觉到了爆豪胜己的窘境，在千钧一发时取下了腰间的长武器。碍于距离，他只能尝试用单手勉强挡住铁管，然而两相接触就立刻发现，对方的力道要超出他的想象。不过他虽是单手握着末端无法角力，但好在经验足够，不与红发硬碰硬，当机立断逆着铁管锉其来势，瞅准了时机才得以脱困。

变故一出，爆豪胜己立刻后撤，可在他身边的绿谷出久却立刻拧身发动了百分之十的One·For·All，向红发挥起了拳头。

“你居然敢——！！！”

那张总是平和又还带点稚气的脸上，此时因愤怒甚至显得有些扭曲。

关心则乱，大概是唯一的解释。这一刻绿谷出久忘记了自己正在研修，也忘记了要听从前辈的指示，他的视觉中还残留着铁管即将砸到爆豪胜己的那一幕，几乎只是本能地发动了这一击，但他也确实发出了异于平日的怒吼声，扑向红发的身姿更像是某种野兽。

这异常的景象甚至让爆豪胜己一时呆住了。

“个性吧？这是个性吧！！啊啊……真是厉害啊——”

红发却没有闪躲，还有余裕高声赞美着。他和绿谷出久之间的那点距离在个性的发动之下实在是微不足道，眨眼之间，拳头就已经来到他身前，毫不留情地撞向他的肩膀。

百分之十的one·for·all。如果是直击人体最脆弱的腹部的话，除非有防御类的个性，不然死亡就是注定的结局了；可就算目标是肩膀，那巨大的冲击力恐怕也能将骨头彻底粉碎开来吧。但就在接触的刹那，绿谷出久却没有任何触碰到肉体的实感。明明能看见红发就在眼前，拳头却分明是砸空了，来不及思考，他被惯性带着一路冲向了街边墙壁——途中整个人都穿过了红发的身体。

水泥的触感倒是十分鲜明。

“轰隆！！！！！”

“好疼——才怪呢哈哈哈哈哈！！”红发笑得前仰后合，还像个小孩子一样的跺着脚，如果再年轻个二十岁也许会让人觉得可爱？——不，这也没什么戏，因为那双发着红光的眼中带着的恶意，无论视力多差都只能用“令人作呕”来形容了。“不管用啦白痴们，先看准了我在哪再动拳头吧！”

“你这混蛋！！！”

确实，爆豪胜己还是看绿谷出久不太顺眼，可这不代表他就能对玩弄对方的敌人有哪怕半点容忍。他带着护手的手上炸开了比平时更加激烈的火花，在火雾达到所能制御的最大程度时，猛地俯身冲了过去。这次鹰司苍叶并没有再出声制止，但他也没有上前帮忙的意思，而是将武器收回腰间后与红发拉开了距离，谨慎地向四周环视着。

刚才的攻击并不是绿谷出久从红发的身体中“穿过”，就鹰司苍叶来看的话，更像红发从一开始就“不在那里”。如果真是如此，红发的个性恐怕也不是单纯的隔绝声音，而是能从更加根本的地方影响人类认知的东西。鹰司苍叶所能做的都建立在确实捕捉敌人的基础上，所以面对这样的敌人，他完全没有派得上用场的攻击手段，贸然冲上去也只会被戏耍。因此他判断此时自己更应该做的是凭借经验寻找红发的个性漏洞或是真身所在。

而没有制止爆豪胜己，则是因为他的个性。

眼角一瞥，鹰司苍叶正好看到金发少年将自己的身影笼罩在光影之中了。啊啊，真是不能小觑。他难得在心中感叹起来，明明还是个学生，却能在摸不到头脑的情况下捕捉到蛛丝马迹，实在是了不起的战斗嗅觉。是已经注意到了那股子违和，爆豪胜己才会使用大范围的攻击吧，这样即使红发能干扰他的感官，也再没办法轻易近身造成伤害。

不过就算这样也只是饮鸩止渴，面对这样的敌人，胜负手可是在战斗之外的。更何况刚才和红发交了手的鹰司苍叶明白，对方虽然力气大，但论起战斗技巧来却是个完完全全的外行人，反过来说这样的人能做到这种程度，其个性的强大也是毋庸置疑的。

可惜的是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鹰司苍叶想着，将目光投向了附近的商铺——太安静了。就算没有客人，门口发生了这种规模不小的战斗，一般也会吸引来不少人的吧，可这里却什么都没有。

他握了握手中的武器，一双眼睛微微敛起。

“前辈！”

“没事吗。”绿谷出久的叫声唤回了鹰司苍叶的注意，绿发少年很明显是刚从撞破的墙壁中脱离出来，他的脸上有些擦伤，身上沾满了灰尘和砖红色的粉末——等等，砖红色？鹰司苍叶确定自己刚才看到的断面，分明是钢筋水泥的构造。

“比起那个……刚才我打穿的地方，里面不是商店！！”绿谷出久急急说道。那堵墙像是隔开了两个世界，当他冲进被他打穿的地方时，他所看到的，根本只是废墟和荒地。那一瞬间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但接下来他就明白，这可能才是真实。

也只要说这些就够了。鹰司苍叶还没听完这番话，双眼已经亮了起来，向着依然一片混乱的战局看了看：与口气轻浮的红发相对，爆豪胜己也还有余力怒骂。这就够了，他满意地抬起眼来。“我们绕过去，动作放轻，不要被他发现。”

“可是小胜一个人——”

绿谷出久想说什么，却被鹰司苍叶摆摆手制止了。“听好，爆豪的确很强也够聪明，但现在的局面只靠他一个人就能维持的最大原因还是他的个性，这一点是我和你做不到的。”年轻的英雄这时的样子，竟让绿谷出久联想到了学校里的教师们，“我相信你也是明白的，绿谷，别让感性蒙蔽了你的眼睛。”

这个人说得没错。绿谷出久脸上热辣辣的，对方偏偏一点指责的意味都没有，这反而让他羞愧得要低下头去。“对不起……”

“没什么需要道歉的，我也经历过这种时期。”鹰司苍叶拍了拍他的头，在绿谷出久惊讶的眼神中挑起眉来。

“总之现在，就先去把阿喀琉斯的脚跟射穿吧。”

爆豪胜己的烦躁达到了今天的最高点。

不，这并不是战斗得很艰难的意思，事实上，他还是相当的游刃有余。虽然红发会聒噪地叨逼些脑筋不正常的发言，却并不能对他造成什么实际的威胁，除去他太阳穴处快要蹦出皮肤的青筋之外。

但游刃有余也不是轻松愉快的同义词。无论爆豪胜己如何瞄准红发炸过去，他得到的都是空虚的手感，也就是说，从开始到现在，明明红发没有进行刻意的躲避，他也一发都没有确实命中，就像是在跟幻影战斗一样徒劳无功。不仅如此，从心底而来的危机感也让他无法停下自己的攻势，不知为何他就是明白，尽管红发现在没有还手之力，但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而言，一旦给他喘息的机会，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什么什么？害怕了吗？明明有这么厉害的个性——”身影被炸散后马上又凝聚起来，红发弯下腰，捡起了不知何时滚到他脚底的钢管，嬉闹似的掂了掂。“不过这也没办法啦，因为我才是被选中的。”从那双瞳孔涣散的眼睛中射出的，是狂信者般的眼神，“和你们不同……经历过试炼的我是没可能输给你们这种只会依赖个性的伪物的！”

“你说伪物——？”

这是爆豪胜己今年听过的最有趣的笑话了，他笑得露出了洁白的牙齿，继续催动了更加剧烈的爆炸。空气中弥漫起了硝烟味，滚烫的气浪一度翻涌而过后，就连氧气都变得稀薄了。“——你这混蛋才根本是毫无价值的废物吧！”火光耀在他犬齿齿尖上，闪出了足以令人胆寒的锐利。

“闭嘴！！！！”

红发倏地止住了笑声，这话好像正好戳中了他的痛处，那张原本苍白的脸上布满了恼怒的血色。“不过是个小鬼……”又是一次爆炸卷上他的身子，但这次，透过火光，他还是稳稳站在那里，“你懂什么……你们又懂什么！！废物？哈……哈哈……没有了个性，你们才会是毫无价值的废物！！！！！”

“谁能懂你这只会蠢叫的狗啊！”

当啷。

铁管落地，红发将空出的双手交握在一起，身体颤抖如狂风中的树叶。与之相对的，他脸上的表情却安定了下来。

“——决定了。就让你尝尝地狱的滋味吧。”

要来了。

有什么就要来了。爆豪胜己心中响起了警钟，但他完全不知道到底该去提防什么，只能再次加快动作。即使如此，根本无法接触到红发真身的他，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红发朝着他的方向竖起了手掌。红发青年在那之后微笑起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他的声音格外鲜明。

“你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呢？”

直到这一刻，爆豪胜己才真正感受到了恐惧。

然而——

“我倒知道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鹰司苍叶的声音安静地响起，这次不光是爆豪胜己，就连红发都不敢置信地看向了声源——半空中。然后在下一个呼吸之后，爆豪胜己看到一柄长刀骤然闯破虚空，满月圆弧划到最高点时猛地对着红发身后三米处斩下。

“这不可能！！！”

这一次，红发嚎叫着，第一次面对攻击向后退去，但看在爆豪胜己眼里，他就像倒退着去迎接那寒芒一样。格外滑稽。

踏着刀光腾在半空的正是鹰司苍叶，一击落空后人已落地，他双眼紧闭着，毫无停顿地行云流水般接着逼了过去。那柄长刀宛若他手臂的延伸，大开大合之间又不乏灵动，虽然再没能那样准确地捕捉到红发的身影，依然把红发打了个手忙脚乱。

“可恶——！！你以为闭上眼睛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红发将手掌对准了鹰司苍叶，声嘶力竭地吠叫道，“去死吧！！！少小看人了……我可是……我才是——！！”

“终于抓到你了……”

他动摇之下竟没发现，鹰司苍叶的双眼已悄然睁开。

“绿谷！”

“——靠自己获得个性的我才是被选中的人啊啊啊啊！！！”

绿色身影如光一般，从天而降。

（八）

绿谷出久没有想到，敌人的漏洞还真就在那种显而易见的地方。

那面被他打破的墙壁就像是结界，里面的人无论怎么仔细观察，能看到的都是平平无奇的街道，只有跨过那道界限，才会发现自己方才身处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于是当他和鹰司苍叶穿过墙壁再回头看的时候，两个人都短暂地沉默了。

墙壁那边哪里还有街道的样子？窄窄的巷子，就算被阳光照射着也隐隐透出阴暗感，地面上的青砖墁得起起伏伏，横七竖八的缝隙中还钻出了不少的野草，道路两旁别说商铺了，就连人影都没有。再看看墙壁这边，飘散着泥土气息的庭院和废弃的房屋更是一派荒凉，能彻底地让人升起感叹“日本居然还会有这种地方”的想法。

鹰司苍叶看向墙壁——建造材料是伤痕累累的红砖，“果然是这样。”

“究竟是什么样的个性才能做到这一步……”绿谷出久后知后觉地感受到了恐惧，身处其中的时候，他虽然察觉到了声音的异常，但怎么都没想到就连街道都是假的。他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中招了的？

鹰司苍叶没有回应，他站在破掉的墙壁旁边，认真地注视着外面：爆豪胜己还在战斗，可在火焰爆风中只有一个人的身影，看起来就像在发疯一样。然而在更远处，在他的视线快要无法抵达的彼端阴影中，隐隐现出了一个人的轮廓。

“有异空间这种事怎么想都不可能，改变街道也不太现实，那么……”

绿谷出久低声自语着整理思绪，可脑子里混混沌沌的，始终无法得出个结论来。他把探询的目光投向了鹰司苍叶，却发现这位前辈正通过墙壁上的洞走了出去，在他开口之前又快步退了回来。“前辈……？”他似有所悟，但还是不太理解鹰司苍叶的行动，只好先走到他的身边。

“真是好懂的界限啊。”鹰司苍叶说着，又向外走出去，这次他在碎砖之间停下了动作，目光炯炯地看向外面。绿谷出久不由得也走进豁口，就在他踏向墙外的第一步刚刚落地之时，眼前的景物骤然变换——

那阴暗狭窄的小巷几乎是在眨眼间就化为了宽敞明亮的街道，好像上一秒他所看到的都是错觉一样。

“前辈……这……这是——”

完全被搞昏头了的绿谷出久结结巴巴地问着，下意识地收回了脚，街道立时又成为了小巷。这无缝连接的景色变换令他彻底哑然了，他只感觉到自己的太阳穴突突地疼，眼前一片眩晕。

真亏前辈能够来回好几次啊。这么想着绿谷出久将视线转移到了鹰司苍叶的脸上，马上，他就动真格地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出了问题：那一瞬间出现在平日里颇为不苟言笑的鹰司苍叶脸上的，毫无疑问的是个笑容，但是，那绝对不是日常生活中会出现的东西，硬要说的话——就像是大型猛兽盯上猎物时，不由自主显露出来的狰狞的愉悦。绿谷出久咽了口唾沫，这才认识到一度可称和蔼的前辈，骨子里也是个彻头彻尾的战斗狂的事实。

“这么周到的招待，不好好利用不是很失礼吗？”鹰司苍叶转向绿谷出久，眯起眼来。“绿谷，我先去敲门，等到主人出来迎接的时候——”

就由你，好好地向他表示谢意吧。

绿谷出久一开始还不明白这话的真意，但后来，鹰司苍叶又带着他翻上了墙。在聪敏的前辈的意料之内，他们脚下那道显得岌岌可危的墙就是他们保持清醒的最后界限，同时也是这堵墙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视野与落脚点。很快，他们就瞄准了红发的真身所在。

可鹰司苍叶并没有心急，他先是为一头雾水的绿谷出久做出了解释。按照他的推论，红发的个性能影响一定范围内的人的大脑，使他们置身幻觉之中。这种类型的敌人向来难缠，一不留神被钻了空子只会满盘皆输，所以贸然行动是决然要不得的。但幸运的是，对方并不是习惯战斗的类型，这样的新手不管能力有多强，只要让他顾此失彼，就能重新掌握战局。

总而言之，核心战术只有一个：诱饵。

之后在蹲伏在墙头上等待加入战局的机会时，绿谷出久觉得自己的全身都在发热。鹰司苍叶不说信任，但却放手让爆豪胜己独自对敌，并且在这种时候主动承担下诱饵的角色，让自己负责最后一击。诚然他们在学校中也参与过不少战斗，可每次教师们都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们成为战力，然而现在，鹰司苍叶是真正将他们视作与自己平等的英雄，这让绿谷出久第一次有了自己将成为英雄的实感。

这份信任，他无论如何也不想辜负。

于是他耐心地等待着，哪怕看到鹰司苍叶向错误的地方攻击也克制着没有出声提醒，只是一味地扼杀着自己的气息。他要等待的是万无一失的机会，是敌人确信能打败鹰司苍叶的一瞬间，完全松懈下来的唯一一个机会。

终于，在红发发出狂乱嚎叫的一瞬间，他等到了鹰司苍叶的信号。

“——靠自己获得个性的我才是被选中的人啊啊啊啊！！！”

“绿谷！”

甚至来不及深思红发的话语，以他的名字作为号令，绿谷出久条件反射似的发动了百分之十的One·For·All，一脚踏碎了脚下砖墙，借着反冲力凌然冲向红发。风声都被他抛在了耳后，他的身体在半空中划过一道离弦之箭般的残影，几乎是眨眼间就近了红发的身，在对方反应过来之前，捕获用的特制绷带已经缠在了他身上将他绊倒在地。

这场堪称艰难的战斗就这么落下了帷幕。

“小胜！！你没有受伤吧！！！”

在确认红发已经无力反抗后，绿谷出久第一时间蹿到了爆豪胜己身边，就算他完全信任自家幼驯染的实力，可还是担心长时间的维持个性的最大输出会有不妥。爆豪胜己身上裹了一层被爆风吹起的浮尘，不过看样子除了有些狼狈，倒没有其他什么问题。

“——谁会被那种三流打伤啊！？你想干架吗！！！！”

看样子是没事。

“太……太好了，果然小胜很厉害啊，一个人撑了那么久。”

爆豪胜己皱紧眉头，糟糕的心情从全身上下每一个角落都漏了出来，“那才不是战斗……不用你说我也很厉害，倒是你动作慢死了。”说着，他的目光落在绿谷出久的右臂上，特制战斗服居然都被撕破了一点，周围还渗着暗红色，很容易让他想起了绿谷出久刚才无谋地撞向墙壁的一幕。他一把拽过绿谷出久的手腕来，差点把对方扯了个跟头。

“小小小——小胜！？”

“闭嘴，你下次再冲动一次试试看，用不着敌人，我就帮你把不要的手臂炸掉。”

语气是凶，可动作却没那么粗暴了，爆豪胜己谨慎地挑开破掉的战斗服察看伤势。伤口不算太深，应该只是在高速下被碎砖的棱角划了进去，看着有些吓人，但并不严重。

“诶……嘿嘿……”

“你笑个鬼啊，恶心死了。”

“不，那个……没什么！” 没办法啊，就算问小胜是不是在关心自己，他也不会承认，只会发火吧？绿谷出久用完好的左手挠了挠头，准备转移话题蒙混过关了。“说起来那个人真的就像鹰司前辈说的那样，拥有的是能造成幻觉的个性啊。”

爆豪胜己没有说话。就在绿谷出久捕获敌人的一瞬间，他眼前的街道就突兀地变成了荒凉的小巷，强大的冲击感甚至让他一时僵在了原地。他一沉默，绿谷出久就有些手足无措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攥着自己的手。

“你们过来一下。”

就在两人僵持之时，一直在调查敌人的鹰司苍叶突然出声打破了尴尬的局面，爆豪胜己回过神来，也不放开手，就那么拖着绿谷出久走了过去。

说来奇怪，方才还胡乱喊叫的红发这时竟意外地安静下来了，他趴伏在地上，双手被消除个性的绷带反剪在背后，一副样子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怎么看怎么凄惨。可鹰司苍叶当然不是因为这个才叫两人过来的，他转向两个少年沉声道，“这家伙不太对劲。”

事实上用不着他说，爆豪胜己和绿谷出久也能看出来情况不对：红发苍白的皮肤上泛起一层暗红色，青紫色的血管明显到几乎是要浮出皮肤了。他的身体颤抖，内层的衬衣已经湿透了，可汗水还是源源不断地渗出来，像要把全身水分都排出去一样，啪嗒啪嗒地砸在青砖上。那张原本可称清秀的脸上，露出了比战斗中更加狰狞的模样，喉咙里翻滚出不似人声的呻吟。

“这混蛋在搞什么鬼！？”

鹰司苍叶看了看露出嫌恶表情的爆豪胜己，又让视线从两人拉扯在一起的手上一扫而过，这才有些呆然地开口，“看着像要自爆。”

噗哈。绿谷出久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不敢置信地看向这位前辈——他这是在开玩笑！？可完全抓不到笑点啊，而且不如说在这种情况下太过真实反而有点可怕！可后者则根本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意思，只是又低下头审视起红发来。

爆豪胜己突然开口，“说起来这家伙，刚才说过什么——‘靠自己获得个性’？”

话音还未落，绿谷出久就不由得叫出了声。在被他制服之前，红发确实是这么说过，再联想到那副狂态和轰焦冻的来信，能得出的答案也就只有一个了。想到这里他看向红发的眼神有些改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人，也一定不是自己想走到这种地步的吧……？他心中升起了一种莫名的情绪，没有自觉地从爆豪胜己手中抽回了自己的手，更没注意到对方瞬间变黑的脸色。

“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都要确保他的安全。”鹰司苍叶叹了口气，也觉得事态实在有些麻烦，“这里没办法准确定位，先把他带出去，到主干道上再联络支援。”

的确，红发对他们感知的干扰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条小巷到底是什么地方谁也说不好。就算知道，警察局和医院的支援也很难进到这种地方，无论如何都是得先移动的，而且看红发吊着一口气的样子，还是越快越好。

绿谷出久回过神来，连忙主动提出帮忙，“那，我来把他扶起来——”说着，他就毫无顾虑地向着红发伸出手去，鹰司苍叶一愣之后立刻大声制止，“绿谷，不要直接碰他！”

但是晚了。

在听清之前绿谷出久已经拉起了红发的手臂，鹰司苍叶的话让他疑惑地转过头去，可马上，他就感觉到从两人皮肤接触的地方袭来一股灼痛感，像是把火，让他全身的血液汽油一样烧了起来。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仿佛有什么就要从他的身体中冲破皮肤了。与此同时，鹰司苍叶和爆豪胜己都痛苦地捂住了头，只是片刻嘴角就淌下了一丝血迹。

他的手被猛地挥开了，从地上缓缓爬起来的人，不是红发还能有谁！

“呐……英雄……？”红发笑起来，他的样子也没好到哪里去，甚至比那两个人还要惨烈，已经是七窍流血了。“今天，唔……咳咳……就和你们玩到这里，下一次——下一次一定要你们……死无全尸！”说罢他转身就走，令人惊异的是，虽然是这样的身体状态，他的动作还是可称敏捷。

“谁会……放你走啊！！！”

挺着极度的痛苦，三位英雄勉强站起身来追了过去。红发的能力太过危险，由不得他们不拼命，让这种人回到街道上，无异于让狼混进羊群。可不管再怎么努力，他们的身体还是迟钝得不听使唤，只是迈开脚步都像要耗费全部的精力。其中最愧疚的莫过于绿谷出久了。要不是他大意地接触到了红发，恐怕也不会遇到这种变故，他咬紧牙关，借着离红发较近的位置追在了最前面。

“……站住！”

眼看红发就要跑出巷口了，绿谷出久加紧了几步，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接下来的事态他已经可以预测到了，如果让红发逃到大街上，随便一个过路人都可能被他拉作挡箭牌，一旦走到那种地步就根本无法收场了！

可事情发展完全违背了他的意愿，甚至要让他绝望了——小巷口突然现出了个人影。

就在距离红发不到五米的地方，身着黑色风衣的普通人正张望过来，在和他对上眼神的时候脚步一顿。绿谷出久则因为惊讶而甚至没能发出警告，来者居然是张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熟面孔。

站在那里的正是影崎。

（九）

爆豪胜己再一次对自己的运气之差有了新的认识。

这并不是说他想要一次平安顺利的研修，毕竟只有不断冲破困境，他的实力才能有更大的提升，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如说他甚至希望多和一些敌人交手。更何况，参考在雄英学习生活的经历，他早就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了。

但就算有此觉悟，麻烦事也比他想象中找上门来得更早。

研修的第一次正式战斗就碰上了红发这样的敌人，强大如他也打得束手束脚，费尽一番周折后好不容易将敌人制服，却又被对方钻了空子偷袭还逃了出去。事情到这里已经够糟糕了，可他更没想到的是还会有普通人来这种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去处的小巷。这简直是给红发送上门来的后路——看着那个还有闲情发愣的女人，稍稍落后于绿谷出久的他气不打一处来，毫不客气地就冲着对方大喊。

“混蛋！！快闪开！！！！”

啥？不像英雄说的话？开什么玩笑！明明是那边先来添麻烦的！

可还是晚了。

红发大笑着朝这份大礼扑了过去，一把就用手臂锁住了女人的脖子，身型一拧，将这位无辜的受害者挡在了自己身前，空闲的手不知从身上摸出了把小刀，闪着寒芒的刀尖毫不停滞地抵在了女人的喉咙上。

“哈哈哈哈……要是不想这个女人死的话，就都他妈给老子退后！！！”

就像影视剧里面一样老套的对白。

妈的。如果世界上发生的事都是被写在剧本上的，爆豪胜己真想把那个毫无创新能力的编剧炸个稀巴烂。

不管再怎么没有新意，他们还真就束手无策。

绿谷出久不甘地停下脚步，他能听见爆豪胜己在烦躁地咒骂着，却也知道对方不会轻举妄动。事关一般人的性命，再小心谨慎都是不为过的。

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绿谷出久拼命搜刮着自己的记忆。他们受过这样的教育，犹记得是相泽消太在英雄学课程提及过，如果敌人手中有人质的话，最要紧的就是先稳住敌人的情绪，然后才是找到能在确保人质的人身安全的同时救下人质的机会。不管怎么说，无论如何都是绝不可轻举妄动的，更不能随便做出激怒敌人的愚行……

“放开她！”

“哈诶！？”

突然从耳边炸出来的声音让绿谷出久眉头一跳，就算只是短短三个字他也能听出来这声音不是爆豪胜己的，他下意识朝声源看过去，果然，正面沉似水一步步向敌人逼近的人就是他可靠的前辈——鹰司苍叶。

为什么？绿谷出久的脑子里画满了问号，面对红发这样精神不正常的敌人，步步紧逼只会是火上浇油，鹰司苍叶是不会不懂这个道理的，但他现在的举动却只能用无谋来形容。

“——给我停下，你没有听见吗！？？”红发一边吠道，一边将雪亮的刀刃紧贴在影崎的皮肤上，死死地扼着她向后退去。已经开始呼吸困难的影崎似是想反抗，但无奈的是作为非战斗人员的她与红发之间的力量差距实在不小，只能勉强拖慢速度，并且几下拉扯之间，她的脖子上已经见了血。“别过来……还是说你就这么想让这个女人去死吗？”

“想死的人是你才对吧……”

“前……前辈！请先冷静！！”

面对绿谷出久的拼命劝阻，往常通情达理的黑衣英雄这次却并没有听人说话的意思。此刻他浑身都散发着铁锈味的敌意，暗蓝色的眼睛死锁在了敌人身上。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后，他用大拇指揩去嘴角的血迹，向着红发断然大喝，“把你的手从她身边拿开，你这个杂种！”

出乎意料的是，那凛然的氛围竟俨然将红发压制到退缩了。红发发着抖，嘴里还吐着不干不净的骂语，但却只是挟着影崎加快了后退的速度。影崎摇摇晃晃地跟着他退了几步，似是一不小心脚下被拉得一拌，踉跄了一步就向后倒去。

“啊啊啊啊啊！！！！”

终于被这突然的变故击溃了最后的心理防线，红发血红着眼睛就用刀追着影崎的脖子按了下去。眼看着一刀下去，影崎就要落得个尸首分离的下场了。

然而，异变也就发生在了这一刻。

只见失去重心的影崎借着去势撞在红发身上，在他动作一滞之时稳了身形，左手抬起直截了当地抓住了刀刃，右手不知何时已经握了把掌心雷，反手将枪口稳稳对在红发的颈侧。

“什……么……？”

“别太小看人了，杂种。”

冷淡的声音还未落下，影崎已经扣下了扳机。

“那个……我还以为是真的枪呢。”

看了看被协警拖走的昏睡过去的红发，绿谷出久小心翼翼地向影崎搭了话，而对方只是耸耸肩膀。那把掌心雷在手指间转了几转，就被随手放进了风衣口袋里，这种危险的举动彻底让绿谷出久失了言语，他那生无可恋的表情甚至换来了爆豪胜己的一声嗤笑。

“少年，日本的枪支管理法可是很严格的，不说真枪，麻醉枪都是擦边球。”影崎冲着红了脸的绿谷出久眨了眨眼，笑了起来。少年这个称呼由欧鲁麦特来喊的话还能说是习惯，从她的口中出来就完全是揶揄的意思了。“能有这点特权还多亏了这个研究者身份，毕竟要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话会遇到很多麻烦啊。”

绿谷出久的直觉告诉他，虽然影崎语气轻飘飘地一带而过，但事实绝对不像话里那么简单，不过他也没有深究的意图，只是挠挠头无力地笑了笑。

话说回来，你们也真是灾难啊。察觉到了绿谷出久的尴尬，影崎体贴地转换了话题，可不幸的是，这更是踩到了绿谷出久的痛处。

要说灾难的话，对影崎来说才是灾难吧，都是由于自己的失态，才会把她牵连进来。而且就算只有一点，在看到影崎对红发射击的时候，绿谷出久也有想过来人是她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于会产生这种卑鄙想法的自己，绿谷出久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

“那个……影崎小姐！我必须向您道歉！”

绿谷出久终于无法忍耐良心的谴责了，他对着影崎弯下腰去，拼命地谢罪。“因为我的不成熟，让您遭受了这种事情——非常抱歉！”

半晌没有回应。绿谷出久就着这个角度看向影崎的缠满了绷带的手，刚才医务人员在处理的时候也生气地说伤口很深，要不是万幸没切到神经的话，恐怕就要落下残疾了。可面对这样的指摘，影崎只是一并应承下来，一点抱怨的意思都没有。想到这绿谷出久把头低得更深，他已经做好了被责骂的觉悟，而且反过来说如果只是责骂的话，对他来说简直都算不上惩罚的程度。

然而影崎的反应依然在他的意料之外。

“哈哈哈……”

无言了一会之后，从影崎口中漏出的却是一声轻笑，绿谷出久傻愣愣地抬头看过去，就被她握着肩膀扶起身来。“抱歉，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可是我更愿意把这个归咎在那个人的身上，而不是一位努力过的年轻人。”

她的语调温和而真挚，听在绿谷出久耳中让他觉得好受了不少，但还是无法释怀。“可是——”

“绿谷君，我喜欢你的温柔和率直，但是请务必记住一件事。”

影崎的脸上还残留着笑意，声音却沉了下来。她认真地看着绿谷出久，灰眼睛中透出的严肃无端地让绿发少年放缓了呼吸，“没有人是万能的，哪怕是‘神’——也是如此。”影崎顿了顿，抬起手来摸了摸绿谷出久的头顶，垂下了眼睑，“所以，不要试图背负不属于你的责任。”

她的话有些难懂，听上去甚至有些像是在责怪绿谷出久的不自量力，但绿谷出久知道不是。影崎想向他传达的东西他能隐约感受到，虽然无法明确地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位勇敢又温柔的研究者是出于好意。

只要知道这个就够了，绿谷出久吸了口气，在出口前决定将道歉的话语用谢意替代，“……非常感谢！”

“好孩子。”

听到了正确的回应的影崎笑了，再开口时语调变得轻快了些，“绿谷君不像哪里的哪个人一样固执，实在是件好事。”

哎……？

哪里的哪个人？这种说法就好像是故意在对方面前说出来的一样……绿谷出久百思不得其解，在注意到影崎的目光移向旁边时也跟着看了过去。被施以注目的人却稳如泰山，径直来到影崎面前——是鹰司苍叶。

“工作结束了？没想到今天这这么巧，一会要不要一起吃饭？”

影崎这厢则是完全没有说别人坏话被当场抓包的样子，只若无其事地向鹰司苍叶发起邀请，被邀请的人也没有跟她计较的意思，“嗯”地应了声就算是回复了，注意力全放在影崎的左手上。鹰司苍叶刚才一直在与警官交换信息，所以彻底错过了向医生询问伤势的时机。

“不要摆出那副表情啊，你知道的，我有分寸。”

“……嗯。”

“诶诶！？！？稍微等一下……诶！！！两个人其实是认识的吗！？？”绿谷出久瞪大了眼睛。他是感觉到从看到影崎之后鹰司苍叶的样子就不太对劲，可怎么也没想到两个人居然不但认识，交情还好到能一起吃饭的地步。哎？所以说刚才的那些都是演技吗？而且想来那时候影崎能叫出他的名字来就不奇怪了……不不不在那之前鹰司苍叶指点他去研发部的时候难道也是因为影崎的缘故？

大惊之下绿谷出久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把心里想的都说出口了，而且还是说个不停。当事者两人还没作反应，倒是爆豪胜己先发出了怒骂声：“混蛋书呆子给我闭嘴，啰啰嗦嗦地烦死了！！！”

“抱……抱歉。两位是朋友吗？”

影崎和鹰司苍叶对视一眼，同时点了点头。

“这样啊……”

“这种事情还需要问！？这两个混蛋怎么看都是白痴情侣吧！”

爆豪胜己不耐烦地一掌巴在绿谷出久的后脑上，挑衅地瞪了过去。此话一出，动摇的人反而是绿谷出久，他的嘴巴张张合合了几次，也没能成功发声问出想问的问题来。至于被无辜指摘的两人，却平静得很是游刃有余。

“两个人……真的……是……？”

“情侣吗？”这次影崎没有再看鹰司苍叶就给出了答复，“嘛，谁知道呢，不过要我来说的话，大概有点像你们的关系吧。”她的语气无比真诚，然而这么真诚的说辞却并没有得到任何肯定。

“诶？”

“说什么鬼话！”

影崎眯起眼睛，样子看上去不但没有因为两个少年的冒失而生气，甚至变得心情更好了。“——抱歉，是我失言了。既然本人有异议的话，那就是我擅自理解的错，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是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么说反而会让人在意吧，这位研究者笑得很有些狡黠。

爆豪胜己盯着她，眼神凶恶到哪怕他现在冲过去咬人都不奇怪，影崎虽不怕，也玩笑似的作了个投降的手势。被那右手上裹着的绷带提醒，才想起对方到底还算是个伤者，金发少年只得咽下怒火。

“好了，我还有事情就先失礼了。苍叶，我一会再联系你。”

黑衣的研究者整了整衣襟，和三人一一道了别。在转身之前，她从衣兜里掏出了什么东西，一扬手，就扔向了两个少年。爆豪胜己抢上前一步将不明来物抓在手里，才看了一眼，脸上就抽搐起来。“——巧克力！？”

“嗯，就当作是微薄的见面礼送给绿谷君和爆豪君吧。”影崎笑着欠了欠身，银灰色的眸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闪出一抹神秘的光彩。

“近期，让我们有缘再见。”

（十）

影崎临走时抛下的话成了flag，那场战斗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绿谷出久都没再见过她。不过想来也是，就算并不清楚她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光用看的也能明白她绝对不是闲散人员，和他这种英雄雏鸟碰不上面也是理所当然。

话说回来，自红发之后，他们虽然每天还是忙忙碌碌的，但是再没遇到过那么难缠的敌人。白天完成巡街任务后，绿谷出久甚至还能有时间进行自主训练。日子过得总算一马平川，让人觉得这样的生活如果能一直继续下去好像也不坏。

然而，这份顺心并不包括他和爆豪胜己的关系。

这段时间除了必要的对话之外，绿谷出久尽量避开了与爆豪胜己的交谈。对方本就不是谈兴好的人，更别提兴许——不，是一定察觉了他的消极态度吧，情况就越发恶化。直到现在，明明他们就住在同个房间，却好像又回到了中学那段极度缺少交流的时间了。

想到这里他叹了口气，将本就不太柔顺的头发抓成了鸟窝。爆豪胜己外出跑步，此刻房间里只有他一个，就算他横在沙发上，也没人会对他的不像样发表意见，这让他在觉得自由之余，又有些恼人的孤独感。

说到底，无论是和爆豪胜己的僵持还是他自己的焦躁都并非他的本意。然而，一直压在心头的“那件事”，让绿谷出久完全失去了平日的冷静。

‘——小子，你对“那个”的感兴趣的理由我不会问，但是，可千万别被它迷住啊。’

前辈的告诫犹在耳边，当时的他还不懂对方的意思。而现在，在亲眼见证了红发身上引发的奇迹之后，他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了在自己心底，很难说没有一点执念。

“叮铃铃铃铃——”

绿谷出久猛地从思绪中回过神来，赶紧掏出手机来地查看通知，只见屏幕上正显示着明晃晃的五个大字——切岛锐儿郎。来不及思考对方为什么会给自己来电，他手忙脚乱地接起了电话。

“喂……？”

“哦？有了有了——绿谷！好久不见！”

友人快活的声音从听筒里传了出来。真是一如既往地令人安心啊，绿谷出久想着，脸上终于浮起了久违的笑意，“好久不见，切岛同学。”

“哦！最近怎么样？和爆豪相处还顺利吗？我有听说你们抓到了个难缠的敌人，不愧是你们两个啊！”

笑容还没形成就萎缩了，绿谷出久苦下脸无声地叹了口气，虽然哭笑不得可也知道这在情理之中。

切岛锐儿郎其人最强悍之处，就在于他对身边人一视同仁的态度，就连如爆豪胜己这般凶兽，都隐隐有被他掌住缰绳的趋势。先天生就的古道热肠让他最是见不得有人苦恼，再加上爆豪胜己和绿谷出久这对别扭了不知多少年的幼驯染又格外让他中意，所以他介入两人间争执的次数没有上百也有几十。因此不说绿谷出久，哪怕嘴上不老实的爆豪胜己恐怕在心里都对他抱有感激的心情。

可这次不行。即使对方是切岛锐儿郎，绿谷出久也说不出口，更是不能说出口。他内疚地皱紧了眉头，最后也只是想用“是吗……”这样模棱两可的音节糊弄过去。

但绿谷出久在掩饰自己的情绪方面从来不是个行家。

“……怎么了，发生什么了吗？”

“！！！没有，是真的，我们什么都没发生——”绿谷出久想咬掉自己的舌头，他万没想到别说瞒天过海了，就连三分钟他都没能坚持下来。等到切岛锐儿郎那边半晌没有回应，他才意识到事已至此，自己那蹩脚的解释根本无异于承认。想到这他沮丧地坐起身来，倚在了沙发一侧的扶手上，这柔软的依靠给了他点力量，让他不至于再陷没在尴尬的沉默中。“……不，那个，切岛同学……对不起，我们真的没事。”

“嗯，既然绿谷这么说的话。但是如果有困扰的事情的话，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跟我说哦？”

因为我们是哥们嘛。切岛锐儿郎说着笑了起来。

即使透过电磁波，他的声音依然热诚而温柔，温红了绿谷出久的眼圈。啊，糟了，要哭出来了。绿谷出久揉了揉眼睛，努力让自己不带上哭腔地小声开口，“嗯，我知道了，谢谢你。”

“不用客气！”切岛锐儿郎很有精神地回复道，随后，他终于提到了今天打电话过来的正题。“对了对了，这周末咱们班要搞班级聚会，绿谷你没有别的安排吧？”

“班级聚会？”

“是啊，听说是欧鲁麦特的主意。研修也有两个月了，这还是咱们班第一次分开这么久，而且大家聚在一起也可以交流一下经历。”这倒是个很符合欧鲁麦特性格的提议，绿谷出久想。高中的前两年1A也聚会过不止一次，对初中时没什么朋友的绿谷出久来说，每一次都是宝贵而美好的回忆。

他蜷起身子，用伤痕累累的胳膊抱住了膝盖，绿眼睛中流动着喜悦的波纹。“嗯，我没什么事情。”

“好，那就说定了。周六晚上五点先在车站集合，可不要晚了啊？”

绿谷出久笑着应了下来，又与切岛锐儿郎闲聊了几句。在电话的最后，他得到了对方会通知爆豪胜己，叫他不要担心的保证，却只能用“谢谢”这种贫瘠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激。

挂下电话后绿谷出久的身体就泄了劲，整个人像破口袋似的歪在了沙发扶手上，手机随着垂下的手掌啪嗒一声落了地。可他不想捡，也提不起要捡的劲来，只用指尖小幅度地蹭着冰凉的地面。在这种时候被友人温柔地对待的他没资格抱怨，可在放下心防的同时，他也确实地失去了硬撑起他的那股力量，倦怠感潮水般涌了上来，在他周身漫来漫去，呼吸都觉得沉重。

他闭上眼，甚至没注意到自己发出了一声叹息。

“……在……”

什么？我听不清。

不知过了多久，绿谷出久被什么声音叫醒，他想睁开眼，怎奈何上下眼皮你侬我侬依依不舍，最后也只是不甘地分开了些许缝隙。在与平时相比窄的太多的视野中，有个人正站在沙发前，逆着灯光他看不清对方的脸，但也只可能是一个人。

在灯光的反射下，下颌尖上的一滴水珠吸引了绿谷出久的目光，他愣愣地看着那点光亮流过脖颈流畅的线条，在锁骨阴影下的凹陷处逗留了一会，最后滑进了黑色骷髅背心的领口处。更多的水珠遍布在轮廓鲜明的肩膀和手臂上，那让眼前的人俨然成了一束光，点亮了绿谷出久恍惚的视界。

“……小胜……”他低声喃喃，虔诚如对神明的祷告。

金发的神明没有答复，弯下腰捡起了地上的手机，动作间肌肉水银般浮现在他的身体上，勃发的力量感让绿谷出久越发目眩。到底是刚从小憩中找回意识，他的大脑还没办法运作如常，甚至忘记了两个人还在冷战中，当那双红若海棠的眼睛看向他时，他一心想着说些什么。可该说什么呢？他又想不明白了，只知道不能让那双眼睛中再有哪怕一点阴霾。

或许是被他太过拼死的样子感动了，也或许只是厌烦了，总之最后爆豪胜己还是先叹了口气——这在他身上很是难得——将手机丢在绿谷出久怀里后也坐了下来。

一张能坐两个人的沙发，绿谷出久靠着左边，爆豪胜己贴着右边，于是两人之间就留下了很是微妙的距离。虽然就算有些动作也不会碰到彼此，但绿谷出久不知为何却能感觉到从对方身上散发的热度，他的视线追逐着那张端正的面孔，懵懵怔怔地感叹造物主的不公平。他早就知道自己幼驯染不只实力强大，就连长相也得天独厚，好看到甚至在高一运动会的第一次露面之后，就成了全校女生口中的“1A的那个帅哥”。

——不，大概也是公平的。毕竟在被束缚着捆在冠军领奖台上之后，那个标签就成功地变成了“1A的那个残念系帅哥”。

“看什么看。”

爆豪胜己并不知道绿谷出久正在想的事情有多失礼，证据就在于他虽然遣词一如既往，语气却是平稳的。

可被问到的人没有要回答的意思，只是接着看了下去，心里还觉得能一直看下去。绿谷出久不知为何有些享受起这种消磨时间的方法了，唯一的遗憾就是他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的——不过反过来说要不是这样，恐怕他们也没办法以这种方式相处。

半晌，绿谷出久才想到要说什么。“……切岛同学打来电话说，周末要班级聚会。”

“哦。”

“他还说，有听说过我们之前那次战斗。”

“嗯。”

“总觉得，真少见啊。”他把一侧脸颊垫在自己的膝盖上，眼皮又向下坠去，“小胜居然没有生气……”

“……想吵架吗。”

看吧，就算这么说这里都没皱起来。绿谷出久小孩子似的在自己眉间比划了一下，歪着头闭上了眼，“嗯……果然是我在做梦吧，小胜明明最近一直在生我的气。”他将自己缩成了一团，嘴角垂了下去，“不过就算是梦也好，想跟这样的小胜再多说会话啊……可是真的好累。”

“要睡的话就去床上。”

“不行……我没办法……”

比平时低了几分的音调有些颤抖，绿谷出久的眼皮轻颤，就连身体都有些微微的发抖，只是片刻就真的快进入睡梦之中了。他闭着眼睛，脸上的血色有些褪去，这让他看上去比平时更小了，表情却是小孩子绝不会有的痛苦。“为什么呢……我明明是那么的……”

他感觉自己像是被抛在了半空中，又像沉入了水底，无论是哪一边，都没办法让他有丝毫的安全感。他睁不开眼，身体也无法动弹，意识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在身体中飘来荡去，只能在黑暗中一遍又一遍地体会着他最大的噩梦，看不到止境，也找不到出口。

……他知道那是什么。他曾以为被遗忘了的其实从未远去，比刻在青石上的碑文更加顽固，时间的风化也对它们无可奈何，只伺机等待着他懈怠之时，就要露出锋锐的獠牙，将他拖入无间地狱。

“……你……”

我听不清啊，我真的听不清楚。

任何声音都传达不到他的耳中了，身处一片死寂，天地间仿佛只剩了他自己。绿谷出久不再说话，他几乎要溶解在那片黑暗之中了，片刻前他看到的那些光亮比晃动的烛焰更加微弱，再不足以为他指明方向。

然而不知为何，在放开最后的意识之前，有股熟悉的温热靠近了。

（十一）

绿谷出久真正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正午了。

他盯着自己正上方的床板看了三分多钟，才缓缓爬起身来，脑子里虽然还隐隐有些钝痛，但和昨天相比起来已经够好了。房间里理所当然地没有第二个人的气息，只有他的手机好好地摆在枕头旁边，墙上的挂钟咔哒一声轻响，对刚醒过来的绿谷出久发出今天的一半已经被虚度了的残酷宣告。

“——！！！”

悲鸣甚至没能形成声音就胎死腹中，绿谷出久嘭地将自己砸回了床板上，双手捂着脸裹着被子翻滚起来。

完蛋了。

千般复杂情绪最后只汇集成了三个字，他终于接受了残酷的现实，慢慢地转过头，用已经死了的眼神看向挂钟——嗯，事实就是如此，他，绿谷出久，在研修期间，成功解锁了毫无原因翘班半天的成就。

……该怎么向前辈们谢罪才好。只是土下座已经不够了吧？啊对了，听说中国有个典故叫负荆请罪，不如他也找点荆条绑在后背上去请罪？不不不，对于他这种没有职业意识还偷懒怠工（虽然不是本意）的新人来说，就算这么做好像也没法弥补他的过失——正在胡思乱想之际，来自手机的几声震动将他的思维拉回了正轨。

“嗡嗡嗡……”

诶？他不记得自己有设置震动模式啊？

一边疑惑地回想着，绿谷出久打开了那封来自他没记录过的号码的简讯。虽然三两眼就看到了底，但他的不安却被那寥寥几句话吹散了。

“食堂留了饭菜，睡醒直接去窗口打个招呼就可以了。以防万一还是告诉你，爆豪替你请了假，今天下午不必勉强行动，保重身体。”

发件人是鹰司苍叶。

“哈……”

长出了一口气后，绿谷出久这次是如释重负地瘫倒在了床上，开始在心中感叹鹰司苍叶的时间未免也掐得太准。而且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这封简讯的口吻看起来也要比平日里更加柔和亲切了些，还有最后的以防万一……这位前辈绝对是看透了爆豪胜己才不会费力气要他安心才加上的。不管怎么样，现在就老实地松口气吧。

“不过之后一定要好好道谢才行……”

不管是对前辈，还是对小胜。

这么想着，绿谷出久决定再睡上十分钟就去食堂享受来自前辈的美意。

与此同时，爆豪胜己的心情可就不那么愉快了。

人满为患的M记中，他端着餐盘站在他能找到的最后一个空座旁边——虽然是已经有人坐了的桌子，但考虑到现在的时间，没准他还应该感谢自己的运气吧。不过在那之前，他怒气冲冲地盯着空座对面坐着的人，从牙缝里挤出了算不上友好的问候。

“——你这家伙为什么在这！”

“嗯，因为想吃M记？”

拿起餐巾纸优雅地擦了擦嘴，影崎笑容可掬地给出了不是答案的答案。

在脑海中排演了千百种将对方炸得灰都不剩的战术，爆豪胜己最后还是忍辱负重地坐在了影崎对面。不为别的，他可不是那种能把宝贵的午餐时间花在四处找座上的闲人，下午还要继续上街执勤，而他完全不想也来个迟到翘班什么的。

然而来自对面的视线实在不够识趣。

“——看什么看？吃你的饭去！”

“不要在意不要在意，只是单纯觉得青少年的食欲旺盛是件好事，不经意就盯着看了。”影崎指了指爆豪胜己的餐盘，就像她说的那样，那里面至少有两个巨无霸，四对麦辣鸡翅，三盒麦乐鸡，一大包薯条，还有几个堆叠在一起的派。毫不夸张的来形容，大概是影崎盘里的三倍还有富余。“看来强大的个性消耗也很要命啊……就是这样，要是让你觉得不快我就先道歉了。”

就算对着爆豪胜己那张狰狞如恶鬼的脸，她依然还是谈笑风生的样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在是个值得敬佩的人。

“你——！！”

爆豪胜己其实没有小家子气到不让人多看他一两眼的程度，可影崎的眼神也太不加收敛了些：那是种坦荡到几近露骨的，把人当做小白鼠一样看待的眼神。被这么看着，不管是谁都没法保持冷静吧，更不要说沸点比别人更低的爆豪胜己了。

但是，他毕竟不是一点就着的笨蛋，在马上察觉到对方那点微薄的想刻意激怒他的意图之后，反而让头脑冷静了下来。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影崎失笑，“喂喂，青少年，先搞清楚顺序怎么样？选择坐在我对面的是你吧，我只是碰巧怀念垃圾食品的味道了而已。”

爆豪胜己则回以不信任的眼神。

没错，他是明白影崎不可能料事如神，可却本能地起了戒备之心。不久前的一面之缘很不幸地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并且现在影崎脸上的笑容与其说是碍眼，还不如说是混着一股极其可疑的味道。

这种怀疑完完整整地传达给了影崎，她摇了摇头，拿起根薯条在自己的朱古力新地里蘸了满满一圈，才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令人惊讶的是，在别人身上只能被形容为糟糕的吃法，却被她展示出了只有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得到的优雅之感。这样看来，没人坐在她对面怕也不是偶然，这家伙怎么看都跟快餐店格格不入，普通人坐在她身边只会自惭形秽到没有食欲吧。

虽然在爆豪胜己眼中只是个没有大人样的恶劣混蛋。

“这可头疼了，我是真心想和你好好相处的，总被敌视怎么说都有点受伤啊。”影崎看了看完全没有兴趣，已经开始自顾自吃东西的爆豪胜己，无奈地耸了耸肩，“嘛……虽然我也没法否认自己确实有点坏心眼。”

爆豪胜己瞥了她一眼，打定主意要无视到底——他确实没精力也没心情再接着应付这个大麻烦了。

可是就算这样，名为影崎的可疑人物的麻烦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说起来，你和绿谷君最近怎么样？”

在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的烘托下，呈现在影崎那张端正面孔上的笑容，比敌人更加面目可憎地印在了爆豪胜己眼中。

“给我注意你的说法……还有为什么会提到那个蠢货！”

“好久不见，作为礼节性的问候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吧？”显而易见，这个回答只是让爆豪胜己的情绪变得更糟糕了，他一巴掌将一个空的汉堡包装盒拍成了扁片，并努力让自己把那东西想象成影崎。这点小心思在影崎眼里自是无所遁形，可她一点不介意，也或者根本就料到了这种情形。“别那么大火气嘛，啊，难道是进展不顺利？那就更不用客气了，我好歹也算是你们人生的前辈，一个两个建议还是给的出来的。”

看她那副从心底里显得愉悦的表情，爆豪胜己的眉毛都要竖起来了，“为什么我一定要把废久的事告诉你！？说这话你自己就不觉得恶心吗？”

“哦……看来还真的发生了‘什么’啊。”

影崎交叉起手指垫起下巴，有些呆然地喃喃道，至于爆豪胜己的暴言则被她干脆地扔在了脑后。事到如今才发现自己被套路了的青少年太阳穴上“啪叽”一声爆起了青筋，几乎是耗尽了他接近稀薄的理性，才勉强没有把手中的汉堡砸在影崎脸上。

可他心里也跟明镜似的，自己确实太敏感了，才会踩中这么明显的陷阱。

“绿谷君是个好孩子，太欺负他可不太好哦？”影崎顿住了话头，在爆豪胜己反驳之前敛起了脸上的笑容，“——虽然想这么说教，不过好像这次不太一样啊。”银灰色的眼睛眯了眯，稳重的声音静静地流淌出来，“那个孩子本性过于温柔，又比看上去要固执得多，所以要比一般人更容易走进死路。你们之间的事情我无从置喙，但我要提醒你，爆豪君，一定要好好看着他。否则的话——”

剩下的话她没有说，也用不着再说下去了。

“……你为什么会对他那么上心？”

沉默了一会，爆豪胜己问出了他从最初就抱持着的疑惑。然而这个问题似乎也没出乎影崎的意料，她笑了起来——这次不再是要戏耍人的，而是真正可以称之为成熟的微笑了，“你也明白的吧？因为那孩子让人没办法放着不管啊。”

“而且，你们也是苍叶的后辈，别看他那个样子，其实还挺中意你们两个的，只不过有些笨拙罢了。”影崎又咬了根薯条在嘴里，眉眼间浮现出了淡淡的无奈。

大概是在这场算不上太长的对话中被传染了，看见她这副样子，爆豪胜己也生出了些许促狭之心。他挑起一边眉毛，不动声色地揶揄起看上去是发自内心在苦恼的影崎来，“这么说，你最近跟那个面瘫脸怎么样啊？”

诶？影崎的步调终于被打乱了，她的眼睛张大了些，溜圆又隐隐渗着冷光的眸子简直像是夜晚的猫眼一样。

这下爆豪胜己得意起来了。

“怎么了？既然你都搞了什么‘礼节性的问候’，礼尚往来老实地说说也没什么吧？不是人生的前辈吗？”他趁胜追击道。

“不，该说是惊讶爆豪君也会好奇这种事情呢还是什么的……”

虽然成功地让影崎露出了不那么从容的表情，但爆豪胜己还是没有认清一个事实——就算有一瞬的措手不及，影崎还是影崎。

“……想说什么就干脆点。”

“你看，没想到我居然和爆豪君成了能互相谈论和对手（相手）相处情况的关系，现在的年轻人管这叫什么？闺蜜？”在爆豪胜己不可思议的视线下，影崎眨了眨眼睛，“哎呀，人生的境遇真是奇妙啊，想到这里一瞬间有些动摇，而且还真的有点恶心的感觉啊，哈哈哈哈……”

一口气吐出了比爆豪胜己有过之而不及的暴言，影崎爽朗地笑了起来。

“好，决定了，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啊啊啊！！你这个混蛋！！！！”

“好啦好啦，我也是有说的过分了的自觉的，所以这次就放过我怎么样——啊喂！爆豪君！冷静冷静，你这样不光麦乐鸡的厨师会哭，就算是那只鸡在天有灵也会哭的啊！？”

“谁管你啊！！！！”

于是在这天正午，所有来M记用餐的人就有幸看到了一生难见的场景：青少年和青年女性这样的奇妙组合用麦乐鸡进行抛接球练习。但不知是凑巧，还是因为这两个人还保留着那么点不能浪费粮食的意识，被当做牺牲品的无辜的麦乐鸡都被好好地接在了桌上的餐盘里，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十二）

咚。

一声轻响唤起了根津的注意力，他眯着眼睛看向发出动静的门板，身后的尾巴无意识地摆了摆。片刻安静后，他又等来了两下敲门声，每次的力道均匀又轻巧，甚至连中间的间隔都像刻意计算过，不会急促到让人慌忙应门，却也有着无法被人忽视的存在感。

简直是礼仪的典范。

根津毛茸茸的脸上露出了个难以捉摸的微笑，“门开着哦。请进。”

在得到了他的许可后，把手轻轻一转，门无声地向里面打开了，

“绿谷要喝什么，虽然没有酒精，碳酸饮料和果汁都有哦？”

“啊，那就可乐！”

“了解！”

暂时充当侍者的上鸣电气似乎准备将这个设定贯彻到底了，他装模作样的弯了弯腰，就连句尾都规矩地加上了敬语，看样子很是乐在其中。绿谷出久也笑了起来，在接过对方递来的杯子之后，好好地道了谢。

聚会刚刚开场，被包下来的家庭餐厅里就已经充满了欢声笑语。两个月的离别让重聚更加甜蜜，大家离开座位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已经等不及要和伙伴们分享自己在真正踏足职业英雄事业后的心路历程了。这种令人怀念的光景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治愈了绿谷出久的疲惫。

事实上他的身体状况基本已经恢复了正常，但是疲劳感还确实地残留着，没有实际损害，却带着鲜明的危险感，就像在身体中埋下了定时炸弹一样。而更加糟糕的则是他的精神状态，那洪流般的情绪的“正体”，已经让他无法假装移开视线了。

绿谷出久垂下薄薄的眼睑，脸上的笑容慢慢淡去。

“绿谷同学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吗？”

当温柔的问候响起时，绿谷出久一时都没反应过来要去回应，只是本能地循着声源看向他的对面——八百万百不知何时坐在那里了。

“对不起，突然说出这种话来，可是绿谷同学你露出了很苦恼的表情。”面对绿谷出久略带茫然的目光，她稍微倾下了头，即使带着歉意，笑容也亲切的像个邻家姐姐。“虽然无法保证一定帮你解决……如果不嫌弃的话，请把为难的事情对我说说吧？不只是我，大家也一定都希望你能更放松一些的！”

毕竟是难得的聚会啊。她笑着说道。

“是吗……绿谷在苦恼吗，抱歉，我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坐在绿谷出久身旁的轰焦冻也停下了将食物送入口中的动作，脸上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却隐隐透出了几分不自然。不善于表达情感的他正在为忽略了友人而感觉到愧疚吧，察觉到了这一点，绿谷出久连忙摇起头来。

“不要这么说……！轰同学太夸张了，你没有做错什么啊！倒是我……”他停了停，难堪地垂下了眉毛，“……我才该说对不起。”

“……”

轰焦冻静静看了卷头发的男孩几秒，突然站起身来。这毫无预兆的行动吓了绿谷出久一跳，他条件反射性地抓住了不知要去哪里的轰焦冻的手臂，连低落都顾不上了，连声询问轰焦冻出了什么事。而接下来轰焦冻的回答也证明了他这么做实在是明智之举。

“轰同学！？”

“别担心，绿谷，我只是去找爆豪问点事情，嗯，和平地。”

不不不就算你这么说也不可能有人会信的吧，眼神！眼神太可怕了！连和平的第一撇都找不到！虽然心里这么吐槽，可绿谷出久还是得拼命解释——真的让轰焦冻过去“和平地问”爆豪胜己，可就不能轻易了事了。“轰同学……！！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可这不是小胜的问题啊，真要说的话其实小胜还帮了我很多所以——”

“绿谷，真的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绿谷出久知道自己该否定的，可被友人率直地注视着的他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开口，只能坚持着不去逃避那束目光。而事实上，就在他迟疑的那一刹那，他的答案已经没什么必要了。

万幸的是第三个人打破了他们的僵持。

“两个人请都先坐下，好吗？”

八百万百颇有些头疼地叹了口气。男孩子们总是这样，一旦有所坚持就谁都不愿意让步，明明平时一个两个都粗枝大叶的，偏偏一到这种时候又纤细得很。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没准丽日同学说得不错，这就是所谓男人之间的纠葛？——不对不对，现在可不是该想这些的时候！现在能制止他们的只有我了，我要是不振作起来怎么行？

“八百万同学，可是——”

“爆豪在哪——”

“请，坐，下。”

露出了今天一天中最灿烂的笑容，八百万百一字一顿地如此说道——至于她身后隐隐约约透出的黑色雾气，一定是绿谷出久和轰焦冻看错了吧。

“啊，是。”

异口同声的两个人乖乖坐了下来。

“轰同学的好意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太冲动的话反而不太好吧？更别说还是和爆豪同学有关。”

看着认真说教的副班长，绿谷出久挠了挠脸苦笑起来，实在是没想到他的幼驯染的形象居然已经这么深入人心了。虽然事到如今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方自作自受吧。

不过八百万同学真的好厉害。他偷偷瞄了眼轰焦冻，在心中感叹起来。这个刚才还有些咄咄逼人的友人现在正在一本正经地点头，看样子是终于愿意听人说话了。

“那么，绿谷同学，不巧的是现在这里有两个爱管闲事的人，就请你稍微说说吧。”

在轰焦冻身上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回复之后，八百万百转向了绿谷出久，那稳重的声音很容易就让绿谷出久理解了他如果什么都不说的话是没法过关的，更何况对这两个是真心在关心他的人来说，随便蒙混也是非常失礼的事情。

而且，一旦他下定决心要开口，才发现问题就在嘴边，根本不用费心去寻找。

“这样的话……我想问下两个人，有没有很想要却怎么也得不到的东西……”

八百万百和轰焦冻彼此看了看，都被这个问题打了个措手不及。

诚实的说，绿谷出久找错了提问的对象：一位是第二英雄最期待的儿子，另一位则一早就暴露出了富家千金的本质，单论物质条件，他们并没有什么机会来体会求而不得。不过提问者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考虑不周，连忙进一步充实起了命题。“啊，只是假如的话，假如有个人很想很想得到某种东西，但无论他怎么努力，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一点希望都没有……这种时候他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他下意识地将盛着可乐的杯子握在手里，褐色的液体中，那些细小的气泡惴惴不安地弹起又下落。

八百万百看着局促的男孩，一时没明白他的真意。

有什么东西是怎么都没办法得到的呢？即使现在鞭长莫及，在未来也一定有着某种可能性；对其视而不见并擅自做出“没有希望”的结论的，一般来说只是不想支付相应代价又无法承认现实的人给自己的借口。

可绿谷出久不会是那种人。八百万百交叠起十指，出神地翻找着在她脑海里形成绿谷出久这一人物的概念。

首当其冲的是英雄性。即使在雄英这种遍地都是想成为英雄的人的地方，绿谷出久也绝对在其中排的上名号。他坚守着帮助他人的正义并从不吝惜去实行，不论要付出的是一根手指还是整条手臂，这让八百万百有时甚至觉得他和欧鲁麦特惊人地相像：不仅是个性，更是那种强大的觉悟——这又是形成绿谷出久另一个重要的成分了，在他愿意温柔对待所有人的背面，他对自己的苛待堪称残酷。

这样的他怎么会用借口来逃避？反过来说，会让他想逃避的，又该是什么样的……绝望？

在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时，还是轰焦冻先开口了。

“多努力都不行吗。”

“我想是的……”

“真的很想要？”

“当然。”

然而，他给出的答案却格外出人意料——“那么，就放弃吧。”

八百万百惊讶地掩住了嘴，绿谷出久也没好到哪里去，绿色的眼睛里甚至有了斑斑光点。

显而易见，这不是他想听到的答案。可他还是垂下眼睛，露出了个笑容来，“果然，轰同学也这么说吗。”

“绿谷，我不知道你说的东西到底有多难得到，可不是努力程度的问题的话，就一定是方向错了。”轰焦冻并没有深究绿谷出久的言外之意，而是不急不缓地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就算沿着错路走下去，也绝不会到达要去的地方。”

“所以……就要放弃吗？”

“放弃是半途而废，可继续也只是自我满足。”面对绿谷出久迷茫的眼神，轰焦冻丝毫没有动摇，“真正想要的东西没那么容易会被忘记，所以只要忍耐到找到其他方法的那一天，再去拿到手就好了。”

这算什么放弃？八百万百看着他的侧脸，却一时不能指出他在偷换概念——那张凛然的脸上此时正带着孩子式的执着。她忽然想明白了，对于他们来说，在意识到想要某种东西的时点，放弃就绝不在他们的选择之内了，哪怕一时搁置也始终心心念念，今后做出的所有选择都将存在着那东西的影子。无论谁说什么都没用，除非有一天自己不再想要了，否则他们绝不妥协。

一本正经地跟全世界赌气，简直像是小孩子。

可八百万百没法嘲笑他们。就算是她也会这么做的。不能忍受徒劳无功的屈辱，也不想以放弃来宣告自己的无力，结局就只能像轰焦冻说的那样，一边蛰伏，一边等待时间带来的转机。

这样想来，问出这个问题的绿谷出久也未必想要个答案。

“我有个朋友”或者“有个人”——以这样的前提开始的故事，主角一般都是讲话人自己，八百万百早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绿谷出久究竟想得到什么？

她发自内心地想尊重绿谷出久，不愿意去刺探他的隐私，但他眼眶下的青色实在令人担心，尽管他掩饰得很好，可有些时候，还是有些惶然从眼神中泄露出来，就好像……在被什么追赶着一样。

不知道轰同学有没有发觉……不，一定是发觉了，所以他才会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这个答案吧？和他比起来，自己还远远不够成熟啊。不过更重要的是，现在，要怎么做才能让绿谷同学稍微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一些呢？

八百万百呷了一口冰凉的果汁，希望这清甜的味道能给她带来一些灵感。

绿谷出久沉默着。萦绕着他的那些稀薄的阴沉已经散去了，然而，这并不代表着情况有任何好转：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了，只是空洞，甚至是一片空白的。他的目光朝着轰焦冻，但翡翠似的绿眼睛里什么都没能映照出来——无意识中催生着不安。

他张了张嘴，却没发出任何声音，而后像是对这个事实感到惊恐和愤怒一样，男孩咬紧牙关，用力到发出了酸涩的声音。但正因如此，他终于能够开口了。

“……可是、可是啊……那就……”

那只搭在桌上满是伤痕的右手，不知何时死死地攥紧了，青色的纹络爬满了手背。

“……那样东西，如果不能——！！”

“碰！！！！！”

来自近距离的一声巨响隔断了绿谷出久的话语，室内的喧闹瞬间被安静吞没，合计十八束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声音来处——绿谷出久的斜后方。正是从那里伸出的一只手臂，将水杯（是塑料的真是太好了）狠狠砸在了桌面上，距离绿谷出久的右手一拳之隔的地方。

“诶……？”

意识到了什么的绿谷出久苍白着脸，动作极慢地转过头，视线沿着那只手臂逐渐向上攀爬：说实话，在看清对方的时候，他甚至没觉得多意外。

“小……小胜……？”

“你这混蛋在摆什么脸——”爆豪胜己的话停在一半，视点转向明显不赞同地看过来的轰焦冻身上——目光没有平时锐利——他放开水杯，直起身来一掌按在绿谷出久的头上，脸上完全是一片冰冷了，“……你，在搞什么鬼。” 鲜红色眼睛中含有的那点混沌催生出压迫力，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咬字却不太清晰。

换了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些畏缩吧。可轰焦冻不怕，不仅如此，能给出的答案有无数个，他还就选到了最能让爆豪胜己抓狂的那一个。“和你无关吧，你才是在做什么——嗯？这是什么味道……”

在最应该爆炸的时刻，爆豪胜己沉默着——那山雨欲来般的预感快要把离他最近的绿谷出久逼得窒息了。被连累的可怜少年还没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就在自己，但秉性让他有了必须制止这场无聊争斗的责任感，尽管无法确认自己的插入会不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他只能轻轻握住爆豪胜己的手臂，试着开口。

“小胜……冷静一下，好吗？轰同学没有恶意，而且这里还是公共场合……”

“那回去，就好了吧。”

硬邦邦的几个字砸在绿谷出久头上，那只手落下来，肌肉紧绷的上臂格向他的喉咙，生生将他架了起来。接下来爆豪胜己就这么用手肘夹着他的脖子，粗鲁地拽着他向门口走去，绿谷出久没什么选择的余地，只能踉跄着跟上。

也许是事发突然，居然也没人拦着他们，但绿谷出久觉得这也未必不是好事。只是在跨出门槛之前，他看到了切岛锐儿郎拼死地冲他摇着手机，然后双手合十低下头，做出道歉的姿势——虽然不知道好友为什么道歉，可绿谷出久也大致明白缘由已经发到自己手机上了，他只来得及点了点头，被拉着走进了夜色中。

说起来……为什么有股酒精的味道？

（十三）

“啊，真的走掉了。”

上鸣电气呆呆地看着门帘上下翻飞，口气比起惊讶来说更像是无可奈何。

“才不是什么‘真的走掉了’啊白痴……你们几个对爆豪做什么了？”耳郎响香一掌削在那颗令人火大的头上，而后根本不顾对方的连声呼痛，看向了苦笑着挠头的切岛锐儿郎和不知道为什么手里端着两个水杯的濑吕范太，嫌弃地眯起了眼。

“好歹也不要直接就指认犯人嘛……”

“就是就是！就算是游戏里也要有收集证据的步骤咧！”

“存在本身就很可疑的笨蛋不要随随便便搭话！白痴会传染的！”

“好过分！？”

要是让他们这么闹下去的话恐怕今天都没法听到答案了，八百万百从心底叹出了一口气，向一直因内疚而苦着脸的切岛锐儿郎——估计也是唯一一个能正经给出答案的人——提出了问题，“切岛同学，爆豪同学刚才一直和你们坐在一起吧，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

切岛锐儿郎肩膀一抖，平常元气满满的脸上怎么看怎么丧气。这表情和他甚是不搭，但很容易就能联想到和爆豪胜己脱不了干系。“不，那个……”他难得吞吞吐吐起来，“我是在想，说出来会不会不太好——”

经他一提，本来还颇有精神的另外两位当事人脸上俱是变了个色。

“啊，是……是不太好。”上鸣电气咽了口唾沫，后面的话就被濑吕范太接上了，“没错……对我们的性命来说……”

这一刻，胡闹二人组终于回想起了曾一度被“暴君”所支配的恐惧……

“——个鬼啊！你们两个看到那样的爆豪就没什么别的感想了吗！？”

跟另外两个不靠谱的家伙相比，看来还是切岛锐儿郎更重视兄弟的烦恼，不愧是被称作“爆豪派阀最后的良心”的男人——虽然他也没否定随便说出来真的会有生命危险的可能性——可唯一一点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程度的顾虑已经足以让众人察觉到真相了。

“原来如此，是小绿谷的事情吧。呱。”蛙吹梅雨将食指抵在脸颊上若有所思，“那孩子确实看上去也情绪不高呢。”

“虽然觉得绿谷同学不会故意招惹爆豪同学的，不过也没有别的可能性了。”颇为头疼地推了推眼镜，饭田天哉叹了口气，“真希望爆豪同学能够更成熟一点啊。这样就算作为班长也没有什么能够帮上忙的地方……”

“我我我！我也觉得是因为绿谷同学！”

“小心！”凭空悬浮的水杯兴高采烈地一弹，多亏得附近的尾白猿夫急忙伸手，才险险没造成天女散花的惨剧，“叶隐同学太激动了——那两个的人的事情大家应该都是这么想的吧……”作为苦劳人之一，他无奈地吐起槽来。

“能让爆豪同学变成那个样子的，也就只有小久同学啦。”丽日御茶子抱着手臂下了结论，引得周围人连连点头以表赞同。接着她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看向有些畏缩的三人组，语气也不知为何变得格外温柔——“所以，能不能请几位坦白一下事情缘由呢？哈哈哈没关系不要害怕，我们的信条是只有抗拒从严的。”

哦哦哦出现了！绿谷战线的丽日队长！平时主要以开朗可爱为卖点，但牵扯到“小久同学”就有一定几率化身毫不留情的过激武斗派！

“对了对了！真是的，我这个笨蛋，这里可是有三个人呢！”丽日·无双·御茶子“啪”地一击掌，合在一起的手指顺势漏出了关节移动的脆响，“……那么，从谁先来开始？”

“咿！！！”

站在一起的上鸣电气和濑吕范太发出了像被黄鼠狼盯上的母鸡一样的悲鸣，然后互相支撑着——并肩退了一大步。还没反应过来的切岛锐儿郎直接成为了“山”字的顶峰，暴露在了同班女同学的笑脸面前。

在场众人无不侧目，所谓闻者伤心见者落泪也莫过于此。

“哦——看来还是切岛同学更通情达理啊，那就请你务、必配合一下啦！”

面对着一步步紧逼过来的生命威胁，切岛锐儿郎的惊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反应了。他几乎是自暴自弃地喊了出来：“——爆豪这次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啊啊啊要说的话反而是因为绿谷最近避开他所以他才觉得烦……躁……”

啊。

话已出口，再怎么捂嘴也晚了。面对着众多颇有深意的眼神，红发的男子汉的声音里终于带了哭腔。

“……我真的会被爆豪杀了的…………”

此时，刚刚理顺思路的濑吕范太突然一拍脑门，再看向切岛锐儿郎时表情就变得格外不忍了，“说起来……切岛，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说吧，说吧，还能有什么比现在更糟的……”

切岛锐儿郎还是没明白，现实是比任何人的想象都更加残忍的。

“要问爆豪为啥会拐走绿谷的话，真正的原因难道不是老板刚才错拿过来的酒精饮料被他喝到了吗？”

“……啊！”

“校长先生，听说您在找我？”

欧鲁麦特从半开的门缝中探进头去，正好看到根津对着茶杯出神，白瓷雕花的杯子中透亮的茶水升起袅袅白气，在不大的校长室内飘散开了清香。隔了两三秒，根津才看向门口，“是欧鲁麦特，请进，我这刚好有些好茶叶哪。”